

礼记注疏

第三十册

函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五十九

禮記注疏卷第五十九

儒行第四十一

陸曰行音下孟反鄭云以其記有道德之所行儒之言優也和也言能安人

能服人也此注云儒行之作

疏

正義曰案鄭目錄云名曰儒行者以其記有道德者

蓋孔子自衛初反魯之時也所行也儒之言優也柔也能安人能服人又儒者濡也以先王之道能濡其身此於別錄屬通論案下文云儒有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搏猛引重不程勇力此皆剛猛得為儒者但儒行不同或以遜讓為儒或以剛猛為儒其與人交接常能優柔故

以儒表名

禮記

鄭氏注

孔穎達疏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

哀公

館孔子見其服與士大夫異又與庶人不同疑為儒服而問之服與音餘

孔子對曰丘少

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之也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丘不知儒服

逢猶大也大掖之衣大袂禪衣也此君子有道藝者所衣也孔子生魯長而之宋而冠焉宋其祖所出也衣少所居之服冠長所居之冠是之謂鄉言不知儒服非哀公意不在於儒乃今問其服庶人禪衣袂二尺二寸祛尺二寸。少詩照反注同衣於既反注所衣也衣少所居同逢掖上如字下音亦長丁丈反注同冠章古亂反注而冠長所居同章甫殷冠也單衣木亦作禪音丹祛去居反

哀公曰敢問儒行孔子對曰遽數之不能終其物悉數之乃留更僕未可終

也

遽猶卒也物猶事也留久也僕大僕也君燕朝則正位掌擯相更之者爲久將倦使之相代。行下孟反下力

行同遽其據反急也數色主反下同更古衡反代也注同一音加孟反卒七忽反大音秦朝直遙反擯必慎反相息亮反爲于僞反下

哀公命席

爲孔子布席於堂與之坐也君適其臣升自阼階所在如主

孔子侍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其自立

有如此者

陳也。銅陳往古堯舜之善道以待見也。大問曰聘舉見舉用也。取進取位也。

強居兩反又

儒

有衣冠中動作慎其大讓如慢

小讓如僞天則如威小則如愧其難進而易

退也粥粥若無能也其容貌有如此者

中中

不嚴厲也。如慢如僞言之不愾也。如威如愧如有所畏。慢音慢易以跂反。下險易同。粥徐本作鬻。章六反。卑謙貌。一音羊六反。愾音力反。一音遍。謂愾也。但丹達反。驚也。本或作恨者非。

儒有居處齊難

其坐起恭敬言必先信行必中正道塗不爭

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愛其死以有

待也養其身以有爲也其備豫有如此者

齊

齊莊可畏難也行不爭道止不選處所以遠鬪訟。齊側皆反。注同難乃且反。注同行皇如字。舊下孟反。夏戶嫁反。爲于

偽反處昌慮
反遠于萬反

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爲寶不祈

土地立義以爲土地不祈多積多文以爲富

難得而易祿也易祿而難畜也非時不見不

亦難得乎非義不合不亦難畜乎先勞而後

祿不亦易祿乎其近人有如此者

所猶本也立
義以爲土地

以義自居也難畜難以非義久留也勞猶事也積或爲貨。
積子賜反又如字易以鼓反又如字畜許六反見賢遍反近

附近之近
下可近同

儒有委之以貨財淹之以樂好見利

不虧其義劫之以衆沮之以兵見死不更其

守驚盡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往

者不悔來者不豫過言不再流言不極不斷

其威不習其謀其特立有如此者

淹謂漫漬之

謂恐怖之也驚蟲猛鳥猛獸也字從鳥驚省聲也程猶量也
重鼎大鼎也搏猛引重不量勇力堪之與否當之則往也雖
有負者後不悔也其所未見亦不豫備平行自若也不再猶
不更也不極不問所從出也不斷其威常可畏也不習其謀
口及則言不豫其說而順也斷或爲繼○淹於廉反樂五孝
反又音岳好呼敬反却居柔反沮在昌反注同鴛與等同音
至攬俱縛反一音九碧反博音搏程官呈斷音短自卯反絕
也又丁亂反注同浸子鳩反漬才賜反脅許劫反恐曲勇反
佈普路反省所景反量音疏魯哀公問於孔子者言夫子
亮又音良下同更居孟反疏自衛反魯哀公館於孔子問
以儒行之事記者錄之以爲儒行之篇孔子說儒凡十七條
其從上以來至下十五條皆明賢人之儒其第十六條明聖
人之儒包上十五條賢人儒也其十七條之儒是夫子自謂
也今此一節明哀公至孔子之家見孔子衣服之異疑其儒
服遂問儒行爲孔子命席方說儒行之事也○君子之學也
博者言編如今古之事也○其服也鄉者其冠服雖依所居
之鄉也○丘不知儒服者不知猶不識也言我所服但依其
鄉之服不知儒服言此者幾哀公意不在儒欲侮笑其服故

以此言非之。○注逢猶至二寸。正義曰謂逢猶盛大之貌。詩云維梓之枝其葉蓬蓬是蓬爲盛大之貌也。云大袂之衣大袂禪衣也者。掖謂肘掖之所寬大故云。大袂禪衣指禮大夫以上其服。後袂鄭注司服云侈之者半而益一袂三尺三寸。法尺八寸朝祭之服必表裏不禪也。孔子若依尋常侈袂服則哀公無由怪之以其大袂禪衣異於士大夫常服。故問之云非哀公意不在於儒者。今若在儒孔子新來則應問以儒行。今乃問其服是意欲侮戲夫子。故下文云不教以儒爲戲。明此時意以爲戲也。云庶人禪衣袂二尺二寸者。庶人無朝祭之事。故知禪衣袂二尺二寸云。祛尺二寸者。玉藻文言深衣之制如此。今夫子著禪衣與庶人同其袂。大與庶人異。故謂衣爲逢掖也。則此大袂深衣也。長居宋冠章甫之冠。言夫子生於魯。長於宋。魯有大袂禪衣。宋有章甫之冠。故知大袂之衣是少所居之服也。章甫之冠是長所居之冠。案曲禮云去國三世唯與之日從新國之法。孔子曾祖防叔防叔生木金木金生伯夏伯夏生梁紇梁紇生孔子。防叔奔魯至孔子五世。應從魯冠而猶若般章甫冠者以立爲制法之主。故有異於人所行之事。多用般禮不與尋常同也。且禮從新國之法。祇謂禮儀法用未必衣服盡從也。禮臣朝於君應著朝服而著常服者。時孔子自衛新還哀公館之。非是常朝故。

衣冠異也。速數之不能終其物者，遠卒也。數說也。終盡也。物
事也。孔子若言儒行深遠，非可造次若急而說，則不能盡事
也。○悉數之乃留，更僕未可終也者，留久也。若委細悉說之
則乃大久也。更僕者，更代也。僕，大僕也。君燕朝則大僕正位
掌摺，相也。言若委細悉說之則大久，僕侍疲倦宜更代之，未
可終也。若不代僕則事未可盡也。○哀公命席者，哀公既聞
孔子所答稱儒行不敢造次而盡，故命掌筵者爲夫子布席
也。故注云爲孔子布席於堂與之坐也。君適其臣升自阼階
所在如主。孔子侍者此一經明孔子侍坐於哀公，說儒行
修立已身終始之事。○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者，席猶鋪陳
也。珍謂美善之道。言儒能鋪陳上古堯舜美善之道以待君
上聘召也。盧云儒是侍坐席之珍可重也。此經論儒者自學
修飾立身之事不應直云席上之珍可重，故鄭不從也。○力
行以待取者，言已修身勵力行之擬待進取榮位也。其自立
有如此者，謂自修立已身有如此行在上之諸事也。○儒有
衣冠中者，此明儒者容貌之事。儒有衣冠中者，中間言儒者
所服衣冠在尋常人之中，間不嚴勵自異也。動作慎者，謂舉
動與作恒謹慎也。○其大讓如慢，謂有人以大物與已已之
讓此大物之時，辭貌寬緩如斂慢然。○小讓如德者，言讓其
小物如似詐僞亦謂寬緩不急切也。言儒不以利動也。○大

則如威者言有大事之時形貌則如似有所畏懼也。小則如愧者言行小事之時則如似有所慙愧如威如愧皆謂重慎自貶損。粥粥若無能也者粥粥是柔弱專愚之貌言形貌粥粥然如無所能也。注中中至所畏。正義曰中中間者言儒者衣冠在常人中間則孔子逢掖之衣是也云如慢如僞言之不悞怛也者悞怛謂急促之意言語之時不悞怛切急如似慢然如似僞然度氏云讓人物不受拒於人急如似傲慢讓小物之時初讓後受如似僞然與注意不合其鄭旨也。儒有居處齊難者凡所居處容貌齊莊可畏難也貌既如此事。居處齊難者凡所居處容貌齊莊可畏難也貌既如此人則無由慢之也。道塗不爭險易之利者塗路也君子行道路不與人爭平易之地而避險阻以利已也。冬夏不爭陰陽之和者冬溫夏涼是陰陽之和處冬日暖處則暄夏日陰處則涼此並爲世人所競唯儒者讓而不爭也故注云行不爭道止不選處所以遠禍訟也。愛其死以有待也者此解不爭也言愛死以待明時養其身以有爲也者言養身爲行道德也。其像備有如此者言儒者先行善道豫防患。有如此在諸事上也。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爲寶者此解經明儒者懷忠信仁義之事也。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爲寶者言儒懷忠信仁義以與人交不貪金玉利祿以與人

韓人則視而近之。○不所土地立義以爲土地者言儒者所
十之福以義自居故云以爲土地。○不所多積多文以爲富
者積積聚財物也儒以多學文章技藝爲富不求財積以利
其身也。○難得而易祿也非道之世則不仕是難得也先事
後食是易祿也。○易祿而難畜也者無義則去是難畜也。○
非時不見不亦難得乎者非時謂非明時則不見是不亦難
得乎。○非義不合不亦難畜乎者君有義而與之合無義則
去是難畜也。○其近人有如此者言儒者視近於人有如此
在上之諸事也。○儒有委之以貨財者此明儒者之行有異
於衆樞特而立不與同羣之事。○儒有委之以貨財淹之以
樂好者言儒者之行人或委聚之以貨財謂多以貨財委之
淹之以樂好謂他人淹漬之以愛樂華好之事言以愛樂玩
好沒漬之也。○見利不虧其義者謂儒者執持操行雖見貨
財樂好之利不虧損己之義事苟且而愛也却之以衆沮之
以兵者謂他人劫脅以軍衆沮恐之以兵刃也。○見死不更
其守者言儒者雖見劫見沮以致於死終不更改其所守之
志而苟從之免死也。○鷙蟲攫搏不程勇者言儒者若逢鷙
猛之蟲則身自攫搏不程量武勇堪當以否遇即行也。○引
重鼎不程其力者言引重鼎不豫前商量已力堪引以否言
見則引之此攫搏引鼎喻艱難之事言儒者見艱難之事遇

則行之不豫度量也此實暴虎之事而得爲儒者孔子此言
雖託儒爲事其實自述也若春秋夾谷之會孔子欲斬齊之
優儒是也案定十年公與齊侯會於夾谷之地於時孔子爲
都禮之事齊人欲劫辱魯君孔子使人拒之而又齊人之樂
併優及侏儒者於魯幕下弄魯君孔子命誅之斷其手足異
門而出齊侯不敢輕魯還汶陽之田及所侵之地並歸於魯
是夫子之功儒者亦有勇不避艱難引之者言儒者有勇
往者不悔者言儒者有往過之事雖有敗負不如其意亦不
追悔也○來者不豫者謂將來之事其所未見亦不豫前防
備言已往及未來平行自若也○遜言不再者再更也言儒
者有愆過之言不再爲之○流言不極者極謂窮極若聞流
傳之言不窮其根本所從出處也言儒者識慮深遠聞之則
解故不窮極其所出也○不斷其威者斷絕也言儒者不寬
絕其威嚴容止常可畏也○不習其謀者逢事則謀不豫習
也○其特立有如此者言餘人不能唯儒者獨能特立有如
此之行也○注淹謂至順也○正義曰淹謂浸漬之也言柔
好之市民之所嗜易以溺人云淹之樂好故知淹爲浸漬也
云沮謂恐怖之也以沮謂敗壞於人是恐怖之也俗本沮或
爲阻字謂阻難之事云鷲蟲猛鳥猛獸也者隸定鳥獸通名
故爲猛鳥猛獸云字從鳥鷲省聲也者言鷲鳥猛

獸但獸擊從執下著手鳥驚從執下著鳥今鷺包兩義以獸
驚從鳥故云省也執下著鳥執下著手俱是驚聲故云聲也
但以脚取之謂之攫以翼擊之謂之搏云雖有負者亦不悔
也者身行往過之事雖有負敗不違悔也云平行自若者若
如也言雖有負敗及未見之事不恥愧憂慮但平常而行志
意自如也云不習其謀口及則言不豫其說而順也者口及
則言謂口及其事則言論謀度之不豫前備其言說而順從所謀之也

儒有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

其居處不淫其飲食不溇其過失可微辨而

不可面數也其剛毅有如此者

溇謂傾邪也盜滋味爲溇溇之言欲

也○溇音辱數所具反

疏儒有至此者○此明儒有剛毅

殺魚既反邪似嗟反之事居處不淫者淫謂傾邪也

言儒者性既剛毅故居處不傾邪也○飲食不溇者溇之言

欲也如濃厚也言儒性既剛毅故飲食常質不濃厚也○其
剛毅有如此者言儒者其
剛強嚴毅有如此諸事
儒有忠信以爲甲冑禮

義以爲干櫓戴仁而行抱義而處雖有暴政

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

甲鎧冑兜鍪也干櫓小櫓大櫓也冑直

又反櫓音魯載音戴本亦作戴鎧開代反兜丁

疏信于此

侯反盞莫侯反小櫓時準反又音允徐辭尹反

信于此

者○此明儒者自立之事也○忠信以爲甲冑注云甲冑冑

兜鍪也干櫓小櫓也大櫓也甲冑干櫓所以禦其患難備者

以忠信禮義亦禦其患難謂有忠信禮義則人不致侵侮也

○戴仁而行仁之盛○抱義而處義不離身○雖有暴政不

更其所者更改也不改其志操迥然自成立也○雖與前自

立文同其意異於上也其自立有如此者初第一儒言自立

者謂強學力行而自參立也此儒有一畝之宮環堵

之室箠門圭窬蓬戶甕牖易衣而出并日而

食上荅之不敢以疑上不荅不敢以詔其仕

有如此者

言貧窮屈道仕爲小官也宮爲牆垣也環堵

面一堵也五版爲堵五堵爲

雉

門也圭窬門旁窬也

穿牆爲之如圭矣并日而食二日用一

日食也上荅之謂君

應用其言。諸音觀方丈爲堵。徐音

畢杜預云柴門也圭

窬徐音豆說文云穿木戶也郭璞玉蒼

解詁云門旁小窬也

音與左傳作竇杜預云圭竇小戶也上

銳下方狀如圭形也

蓬步紅反蓬戶以蓬爲戶也甕烏貢反

甕音酉以甕爲牖并

必改反注同日而一反詔本又作調勅

檢反穿音川

儒有一畝之宮至此者。此明儒者仕宦

應應對之應

疏能自執其操也儒有一畝之宮者一畝謂

徑一步長百步爲畝

若折而方之則東西南北各十步爲宅

也牆方六丈故云一

畝之宮宮謂牆垣也環堵之室者環謂

周迴也東西南北唯

一堵。簞門圭窬簞門謂以荆竹織門

也杜氏云柴門也圭

窬門旁窬也穿牆爲之如圭矣故云圭

窬說文云穿木爲戶

左傳作竇謂門旁小戶也上銳下方狀

如圭也。蓬戶甕牖者

蓬戶甕牖者蓬戶謂編蓬爲戶又以蓬塞門謂之

蓬戶甕牖者謂牖

圓如甕口也又云以收甕口爲牖。易

衣而出者王云更相

衣而後可以出如王之意是合家共一

衣故言出更著之也

并日而食者謂不日日得食或三日

二日并得一日之食

故注云二日用一日食也。上荅之不

敢以疑者上君也荅

之謂已有言語君應荅而用之不可以

疑謂已決竭心力不

敢疑貳於君也亦謂雖被信任用不敢

猜疑於君上也言儒者仕官盡忠。上不荅不敢以詔者已有言語而君不用及不見使則已宜靜默不敢詔媚求進也。○注貧窮至爲雉。正義曰貧窮屈道仕爲小官也者以經云其仕有如此者是仕官之人今乃簞門圭竇仕爲小官儒有大德而仕小官故知貧窮屈道也云五版爲堵五堵爲雉者定十二年公羊傳文引之者證堵之大小高一丈長三丈爲雉。儒有今人與居古人與稽今世行之後世以爲楷適弗逢世上弗援下弗推讒諂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雖危起居竟信其志猶將不忘百姓之病也。其憂思有如此者。

稽猶合也古人與合則不合於今人也援猶引也取也推猶進也舉也危欲毀害之也起居猶舉事動作信讀如屈伸之伸假借字也猶圖也信或爲身稽古笑反注同楷苦駭反法式也援音表注下同推昌誰反注同讒仕咸反比毗

疏

儒有今人至此

悲反徐扶至反信依注爲伸音申思息嗣反

者。此明儒者雖身不居明代猶能憂思愛及於人之事也。○今人與居古人與稽者言儒與今世小人共居住與古人之君子意合同也。今世行之後世以為楷者楷法式也。言儒者行事以為後世楷模法式。○適弗逢世者適之也。謂已之生於澆薄之時不逢明世也。○上弗援者援引也。取也。既不逢明時又不為君上之所引取也。○下弗推者下謂民人也。謂進舉也。言身在下不遇之時又不為民下所薦舉也。○諛為民所薦唯。有諛諛之民其羣黨連比其危亡已者也。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者言身乃可危而心志不可變奪也。故論語云。守死善道是也。○雖危起居竟信其志者。起居猶舉動也。竟終也。信讀為伸。雖比黨之民共危已而行事舉動猶能終伸我己之志。掇不變易也。○猶將不忘百姓之病也者。猶圖也。身雖不遇其世。所圖謀不忘百姓之所憂病也。言常念之也。其憂思有如此。謂儒者身雖不遇猶能憂思於人。有如在上的事也。○注信讀如屈伸之伸。假借字也。○正義曰。此是信字義。當如舒伸之伸。但古之字皆假借此信字以為屈伸之伸也。

儒有博學而不

窮篤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禮

之以和爲貴忠信之美優游之法舉賢而容

衆毀方而瓦合其寬裕有如此者

不窮不止也幽居謂獨處

時也上通謂仕道達於君也既仕則不困於道德不足也忠信之美美忠信者也優游之法法和柔者也毀方而瓦合去已之大圭角下與衆人小合也必瓦合者亦君子爲道不遠人。行下孟反。上時掌反。又如字注同裕羊樹反去起呂反。遠于萬反。疏。儒有博學至此者。此明儒有寬裕之事。又如字。博學而不窮者謂廣博學問而不窮止。篤行而不倦者篤猶終也。又有純壹之行而行之不疲倦也。幽居而不淫者幽居謂未仕獨處也淫謂傾邪也君子雖復隱處常自脩整不傾邪也。上通而不困者上通謂身得通達於君有道德被用也不困謂既在其位必行其正使德位相稱不爲困弊不足也。以儒德之備也。禮之以和爲貴者禮以體別爲理人用之當患於貴賤有隔尊卑不親儒者用之則貴賤有禮而無間隔故云以和爲貴也。忠信之美者見人有忠信則已美之。優游之法者優柔者和柔也見人和軟則已法之。慕賢而容衆者以見賢思齊是慕賢也況愛一切是容衆也。毀方而瓦合者方謂物之方正有圭角

鋒鉞也瓦合謂之器破而相合也言儒者身雖方正毀屈已之方正下同天經如破去圭角與瓦器相合也。注不窮至遠人。○正義曰不窮不止也者恐爲困窮故云不止謂不窮已云幽居請獨處時也者既未仕對已仕者爲獨處也云去已之大圭角下與衆人小合也者圭角謂圭之鋒鉞有楞角言儒者身恆方正若物有圭角不欲異衆過甚去其大圭角言猶有小圭角也下與衆人小合儒者不與衆人之合亦於細碎小事而相合也則大義之事不皆合也云必瓦合者亦君子爲道不遠人者言儒者必須瓦合爲屈已同凡亦是君子爲道不遠離於人與常人小合若破圭角與瓦之相合故云不遠人也皇氏云毀已之圭角與瓦礫而相合義亦通也

儒有內稱不辟親外

舉不辟怨程功積事推賢而進達之不望其

報君得其志苟利國家不求富貴其舉賢援

能有如此者君得其志者君所欲爲賢臣成之。辟音避下同怨於元反又於願反推賢而進達

之舊至此絕句皇疏儒有內稱至此者。此明儒者舉賢以達之連下爲句能之事。儒有內稱不避親者稱舉

也不辟親舉人以理若祁奚舉子祁午是不辟親。外舉不辟怨者若祁奚舉讎人解狐也。按襄三年左傳云祁奚請老致仕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稱其讎不爲詔立其子不爲比但審知其賢故不辟也。程功積事推賢而進達之舊至此絕句皇氏以達之連下爲句言儒者欲舉人之時必程效其功積累其事知其事堪可乃推而進達之。不妄舉人也。不望其報者言雖進達賢人於君不求望其報也。君得其志苟利國家不求富貴者君得其志者謂君任此儒者補助其君使君得其志意所欲皆成此儒者推賢達士無所求爲唯苟在利益國家不於身上自求富貴也。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言儒者進達引能有如此在上諸事也。儒有聞善以

相告也見善以相示也爵位相先也患難相

死也久相待也遠相致也其任舉有如此者

相先猶相讓也久相待謂其友久在下位不升已則待之乃進也遠相致者謂已得明君而仕友在小國不得志則相致遠也。難乃且反。疏。儒有聞善至此者。此明儒者舉任舉如字徐音據。同類之屬前經舉賢援能謂疏遠者

此經任舉謂親近者也。爵位相先也者，指先謂相讓言，儒者見爵位之事必先相推讓於朋友也。○患難相死也，儒者有患難相爲致死也，久相待也者謂朋友久在下位不升已則待之而乃進也。○遠相致也者謂已得明君而仕朋友在小國不同得志則遠相招致其仕明君也。○其任舉有如此者謂朋友更相委任舉薦有如此在上諸事。儒有澡身而浴德，陳言而伏靜而正之上弗知也。

麤而翹之，又不急爲也，不臨深而爲，高不加少而爲，多世治不輕世亂不沮，同弗與，異弗

非也。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麤猶疏也，微也。君不知已有善言正行則

觀色緣事而微翹發其意使知之，又必舒而脫脫焉已爲之疾則君納之速，君納之速怪好所由生也。不臨深而爲高臨衆不以已位尊自振貴也不加少而爲多謀事不以已小勝自矜大也。世治不輕不以賢者並衆不自重愛也。世亂不沮不以道衰廢壞已志也。澡音早靜如字。徐本作諍音爭。麤本又作麤七。奴反翹，卽饒反。治直吏反。注同沮。徐在呂反注。

同行下孟反注及下注同又如字脫並念儒有澡身至此
吐外反姤丁路反壞于怪反又音怪念者此明儒者
殊異於人特立獨行之事。澡身而浴德者澡身謂能潔
其身不染濁也浴德謂沐浴於德以德自清也。陳言而伏
者謂陳設其言而伏聽君命也。靜而正之者謂靜退自居
而尋常守正不傾躁也。上弗知也謂已有善言正行君上所
不知。麤而翹者麤疏也翹起發也言儒者事君已有善言
正行君上既不知當伺候君上顏色因緣有事微疏而起發
之令君上得知也。又不急為也者謂起發之時不急速而
為之也。不臨深而為高者地既高矣不臨此衆人深下之
處更增高大猶言不臨此衆人卑賤處而自尊顯也。又臨衆
人不以巨位高尊而自振貴言儒者卑以自牧不加少而為
多者謂已有謀事少勝不加增少勝自以為多以矜大也。世
治不輕者世治之時雖與羣賢並處不自輕也言常自重愛
也。世亂不沮者世猶廢壞也言世亂之時道雖不行亦不沮
壞已之本志也。同弗與者言儒之仕彼位雖與齊同者行
不足善則不與之相親合也。異弗非也謂彼人與己之疏
異所為是善則不非毀之也。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言獨
能特立獨有此行如此所云之事也。前第五儒既明特立此
又云特立獨行者前云特立但明一身勇武不論行之所為

此經所云非但身所特立又獨有此行爲獨行故更言特立也。○注麤猶至志也。○正義曰麤猶疏也微也君不知已有善言正行者釋經文上不知也云則觀色緣事而微翹發其意使知之者釋經麤而翹之也云又必舒而脫脫焉已爲之疾則君納之速君納之速怪妬所由生也者釋經又不急爲也若納已言速疾則被衆人所怪妬所由生也云世治不輕不以賢者並衆不自重愛也者言凡人之情見衆人無知已之獨賢則盡心用力若衆人皆賢或自替廢儒者不以如此恒自重

愛也 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慎靜而

尚寬強毅以與人博學以知服近文章砥厲

廉隅雖分國如錙銖不臣不仕其規爲有如

此者強毅以與人彼來辨言行而不正不苟屈以順之也博學以知服不用已之知勝於先世賢知之所言也

雖分國如錙銖言君分國以祿之視之輕如錙銖矣八兩曰

錙。近附近之近祇音脂又音音屬力世反分如字錙側其

反說文云六銖銖音殊說文疏儒有上不臣天子至此者云權分十黍之重賢知音智此明儒者志操規爲之事

○上不臣天子伯夷叔齊是也下不事諸侯長沮桀溺是也
○慎靜而寬者既慎而靜所尚寬緩也強毅以與人者若有
人與已辨言行而彼人道不正則已不苟屈從之是用剛毅
以與人也○博學以知服者謂廣博學問猶知服畏先代賢
人言不以已之博學凌奪前賢也○近文章砥厲廉隅者言
儒者習近文章以自磨厲使成己廉隅也○雖分國如錙銖
者言君雖分國以祿之視之輕如錙銖不貴重也不臣不仕
者謂不與人爲臣不求仕官但自規度所爲之事而行故云
其規爲有如此者也○注強毅至曰錙○正義曰強毅以與
人彼來辨言行而不正不苟屈以順之也者解經強毅以與
人之事謂彼人來至與已執爭言行而彼人爲道不正已則
不苟且屈撓以順從之云不用已之知勝於先世賢知之所
言也者解經博學以知服謂不用已之所知勝於先世賢知
者之所言服從之也云八兩曰錙者案筭法十黍爲參十參
爲銖二十四銖爲兩八兩爲錙

錙而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並立

則樂相下不厭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其行
本方立義同而進不同而退其交友有如此

者

同方同術等志行也。聞流言不信，不信其友所行如毀

立嫌反

厭於豔反。行皇音衡，又下孟反。本方絕句。疏：儒有

立義絕句

志行下孟反。注：儒行同謗補浪反。

至此者

。此明儒者與人交友之事。合志同方者，方猶法

也。言儒者與交友合齊志意而

同於法則也。營道同術者，謂經營道藝同齊於術，同術則同方也。但合志同方，據所懷

志意也。營道同術，據所習道藝也。

並立則樂者，謂與知友

並齊而立，但同仕官則歡樂也。

相下不厭者，謂遞相卑下

不厭賤也。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者，雖有朋友久不相見，聞

流謗之言，欲譖毀朋友，則已不信其言也。其行本方立義

者，庾氏言其行所本必方正，所立必存義也。同而進不同

而退者，謂朋友所為與已同，則進而從之，若不與已同，則退

而避之。其交友有如此者，言其結交為朋友，有如此在上諸

事也。自此以上，凡有十五儒所陳之事，亦有前後乖異者。此

上經云：不臣不仕，第一儒云：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強學，以

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則有仕官之志也。第十儒

云：寬裕第六儒云：剛毅與寬裕亦別也。第三儒云：愛其死，養

其身，備豫禍患。第五儒云：劫之以衆，沮之以兵，見死不更其

守亦不同也。如此儒之乖違，上下不一，略舉一二言也。所以

已流卷五十九

其

身亦不同也。如此儒之乖違，上下不一，略舉一二言也。所以

守亦

不同也。如此儒之乖違，上下不一，略舉一二言也。所以

亦不

同也。如此儒之乖違，上下不一，略舉一二言也。所以

同也

如此儒之乖違，上下不一，略舉一二言也。所以

如此不同者言儒包百行事非一揆量事制宜隨機而發當其剛毅之節則守死不移論其營養之道則寬而容衆逢有道之世則進而事君遇無道之時則退而不仕且賢有優爲儒有大小大儒則理包百行小儒則或偏守一邊所以尙書臯陶九德不一德多則爲天子諸侯德少則爲大夫卿士苟達於此儒行亦然雖或不同無所怪也

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寬裕者仁之作

也孫接者仁之能也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

者仁之文也歌樂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

施也儒皆兼此而有之猶且不敢言仁也其

尊讓有如此者

此兼上十有五儒蓋聖人之儒行也孔子嫌若斥已假仁以爲說仁聖之

次也。孫音遜接似輒反又如字分

疏

溫良者仁之本至

方云反徐扶問反施始豉反斥音尺
之儒兼上十五儒之行亦是孔子嫌其斥已假言仁者之儒以說之。溫良者仁之本也者言溫良之性是仁之儒行之

本言仁者之儒先從溫良而起故云仁之本也。敬慎者仁
之地也者亦言仁者之儒以敬慎為地地所以居止萬物仁
者之儒亦居止敬慎故云仁之地。寬裕者仁之作也者言
儒者之動作必以寬裕故云仁之作也。孫接者仁之能也
言孫辭接物是仁儒之技能。禮節者仁之貌也言禮儀博
節是仁儒之外貌。言談者仁之文也言語談說是仁儒之
文意也。歌樂者仁之和也言歌舞喜樂是仁儒之和悅也。
分散者仁之施也言分散蓄積而振貧窮是仁儒之恩施也。
猶皆兼此而有之猶且不敢言仁也言儒者既兼有此行
猶尚遜讓不敢自謂已仁也。其尊讓有如此者尊謂恭敬
讓謂卑謙。謂尊敬於物卑讓於人有此之行也此謂聖人之
儒但聖人理極不可為名言仁亞於聖故假仁以論聖人之
儒也。

君王不累長上不閔有司故曰儒

賔獲困迫失志之貌也充

謙喜失節之貌恩猶辱也累猶係也閔病也言不為天子諸
侯卿大夫羣吏所困迫而遠道孔子自謂也充或為統閱或
為文。慎于敏反獲本又作獲同戶郭反注同訓永勿反注
同徐音丘勿反恩胡困反注同累力偽反注同一音力追反

長丁丈反閔本亦作慙

武謹反不爲于僞反

今衆人之命儒也妄常以

儒相詬病

妄之言無也言今世名儒無有常人造人名爲儒而以儒斬故相戲此哀公輕儒之所由

也詬病猶恥辱也命儒命名也妄鄭音亡無也王音志尙反虛妄也詬徐音邁又呼候反斬居貌反杜預云戲而相

媿爲孔子至舍哀公館之聞此言也言加信行

加義終沒吾世不敢以儒爲戲

儒行之作蓋孔子自衛初反魯

時也孔子歸至其舍哀公就而禮館之問儒服而遂問儒行乃始覺焉言沒世不敢以儒爲戲當時服行加下孟反注

同疏

儒有至口儒此明孔子自言已之儒所行如此故繫於諸儒之末也不墮獲於貧賤者墮獲是困迫

失志之貌言已雖遇貧賤不墮獲失志也不充謂於富貴者充謂是歡喜失飾之貌言雖得富貴不歡喜失飾不愚君王者恩辱也言不見恩辱於君王而違道也不累長上者累猶係也長上謂卿大夫言不以累係於長上而失志也不聞有司者聞病也有司謂羣吏言儒者不以困病於有司而失常謂不以羣吏所困迫注閔病至自謂止義曰

閔病也釋詁文云不為天子諸侯卿大夫羣吏所困迫而適道者言天子諸侯解經君王也云卿大夫解經長上也魯史所毀入楚子西所諸適晉趙鞅欲害伐樹於宋削跡於衛畏匡厄陳則身被辱累多矣鄭以其如此故釋云不以恩累閔病而違道云孔子自謂也鄭知者以此一儒在衆儒之末聖人儒後特更說此一條事與孔子相會故知孔子自謂也今衆人之命儒也妄常者此一節明孔子說儒既畢遂言今世賤儒以譏哀公也命名也妄無也言今世衆人名之為儒者無後常人遭人則譏之為儒以儒相詬病者詬病猶恥辱也言今世以命之為儒是相恥辱時世如此故哀公輕儒也注以儒斬故相戲正義曰在魯莊公十一年宋人戰於乘丘長萬為魯所獲宋人請之魯人歸之宋公斬之長萬宋大夫也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不敬于矣長萬病之後為閔公杜云戲而相愧曰斬孔子至舍哀公館之聞此言也此經明孔子自衛反魯歸至其家哀公就而館之聞孔子之言遂敬於儒也言加信行加義者是記所錄也終沒吾世不敢以儒為戲者是哀公之言記者述而錄之注儒行乎時服正義曰儒行之作蓋孔子自衛初反魯時也案石傳哀十一年冬衛孔文之將攻大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

胡篋之事則常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文
子遠止之將止魯人以幣召之孔子乃歸以傳文無館事故
鄭稱蓋以疑之也云不敢以儒爲戲當時服者以哀公終竟
不能用孔子故孔子卒哀公誅之傳云生不能用死而誅之
非禮也是終竟輕儒此云不敢
以儒爲戲是當時楚服非久也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五十九

禮記注疏
卷第五十九

禮記注疏卷第五十九

江西南昌府學棊

禮記注疏卷五十九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五十九

惠棟按宋本禮記正義卷第
六十六

儒行第四十一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節

惠棟云魯哀公節哀公節哀
公命席節儒有衣冠節居處

節不寶金玉節宋本合爲一節案宋本與此本同闕
監毛本乃各節提行而疏仍共爲一節

席猶鋪陳也鋪陳往古堯舜之善道以待見問也大問曰

聘舉見舉用也取進取位也

惠棟按宋本如此宋監本岳
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考文

引古本同此本多闕監毛本意補多誤猶鋪二字脫陳
也下行珍善也三字見問也大問曰聘舉八字誤聘召懷
忠信之德以待九字

儒有居處齊難

闕監毛本石經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考
文云宋板居處上有其字

沮之以兵

各本同石經同釋文出沮之正義云俗本沮或爲
明字考文云古本沮作阻

字從鳥鷺省聲也

閩監毛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案
鷺字有誤郭忠恕佩觿云鄭注儒行鷺

從鳥鷺省聲據此鷺當作

塾虛文昭云似當作塾省足利

孔子若依尋常侈袂服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服上
有之字衛氏集說同

以立爲制法之主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立作丘

故有異於人所行之事

惠棟按宋本作有異此本有異
二字閩監毛本有異誤孔子

此明儒者先以善道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者作行

豫防患害

惠棟按宋本作害此本書誤中閩監本害作
難毛本同豫誤後

此解經明儒者懷忠信仁義之事也

閩監毛本同惠棟
按宋本解作一由

井鼎云宋板無仁字衛氏集說作此明儒者懷忠信與
義之事

○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爲寶者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無此十三

字

言儒者所土之富

惠棟按宋本作不祈土地之富此水不地二字脫富誤福閩監毛本同

君有義而與之合

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而作則

於時孔子爲都禮之事

閩監本同毛本時誤是齊召南云都禮當爲相禮

而又齊人之樂併優及侏儒者

惠棟按宋本併作侏儒者本誤併閩監毛本作併

儒有忠信以爲甲冑節

儒有忠信至此者

惠棟按宋本無此七字

干櫓小楯也大楯也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無上也字

儒有一畝之宮節

宮爲牆垣也

惠棟按宋本爲作謂岳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同此本誤爲閩監毛本嘉靖本同

定十二年公羊傳文引之者

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監本引字殘闕毛本引誤攷

儒有今人與居節

儒有今人至此者

惠棟按宋本無此七字

下謂民人也謂進舉也

惠棟按宋本人也下有推字此本推字脫閩監毛本同

猶能終伸我已之志操不變易也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操作謀衛氏集

說同

儒有博學而不窮節

儒有博學至此者

惠棟按宋本無此七字

又有純壹之行

閩監本同毛本有作以

必行其正使德位相稱

閩監本同毛本正作政

人用之當患於貴賤有隔

閩本同考文引宋板同監毛本當作嘗

下民耳經如破去圭角

惠棟校宋本瓦經作瓦細閩本瓦字同經字關監毛本瓦經作

凡衆案經字誤細字是下所謂細碎小事而相合也○案凡衆是也此釋注文下與衆人小合也

言猶有小圭角也

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猶作獨

儒者不與衆人之合

閩本同惠棟校宋本同監毛本之作大合誤

儒有聞善以相告也節

則相致遠也

閩監毛本同岳本遠作達宋監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亦作達

儒有聞善至此者

惠棟校宋本無此七字

儒有澡身而浴德節

怪妬所由生也

閩監本岳本嘉靖本同釋文出怪妬毛本妬作如下疏並同

儒有澡身至此者

惠棟校宋本無此七字

者行不是善

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者作若

又獨有此行爲獨行

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有作行

儒有上不臣天子節

慎靜而尚寬

閩監毛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石經無而字山井鼎云宋板無尚字疏放此

懦有上不臣天子至此者

惠棟校宋本無此十字

凌夸前賢也

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夸作跨衛氏集說同

十委爲參十參爲銖

閩監毛本同段玉裁校本參改參

儒有合志同方節

並立則樂

闕監本石經嘉靖本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毛本並作竝岳本同釋交出並立云本亦

儒有合志至此者

惠棟按宋本無此七字

且賢有優爲儒有大小

闕本同監本爲誤另毛本爲作

溫良者節

儒皆兼此而有之

闕本石經惠棟按宋本宋監本岳本嘉靖本同監毛本皆誤者衛氏集說同

此兼上十有五儒

闕監毛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無有字宋監本同

溫良至此者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是仁之儒行之本

闕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仁下有者

讓謂卑謙

惠棟按宋本讓作謙此本謙誤讓闕監毛本

儒有不隕穫於貧賤節

充詘喜失節之貌

闕本惠棟校宋本岳本嘉靖本同監毛本喜上有歡字衛氏集說宋監本同與

正義合

累猶係也

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闕監毛本係作繫山井鼎云宋板繫作係疏同

哀公就而禮館之

闕監毛本岳本嘉靖本同惠棟校宋本而下有以字宋監本衛氏集說同考文

引古本同

儒有至曰儒

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儒行至時服

惠棟校宋本無時字

案左傳哀十一年冬衛孔文之將攻大叔也

闕監毛本同惠棟校

宋本哀下有公字文下有子字

止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六十

禮記注疏卷第六十

大學第四十二

陸氏鄭云大學者以爲政也

正義曰

錄云名曰大學者以其記博學可以爲政也此於別錄屬通論此大學之篇論學成之事能治其國章明其德於天下知本明德所由先從誠意爲始

禮記

鄭氏注

孔穎達疏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

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

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

所先後則近道矣

明明德謂顯明其至德也止猶自處也得謂得事之宜也。大皆音

秦劉直帶反近附近之近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

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

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

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

知謂知善惡吉凶之所終始也

○其知如字徐音智下致知同

致知在格物

格來也物猶事也其知於善深則來善物其知於惡

深則來惡物言事緣人所好來也此致或爲至○格古百反好呼報反○

物格而后知至

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

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

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

爲本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

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

至也

壹是專行是也○治國治並直吏反下同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

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謙讀爲慊慊之言厭也厭讀爲壓壓閉藏貌也

○母音無惡惡上為路反下如字臭昌救反好好上呼報反下如字謙依注讀爲慊徐苦葷反閒音閑又烏葷反揜於檢反著張慮反注同肺芳慶反肝音干言厭於芳反一音於涉反

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

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嚴乎言可畏敬也胖猶大也三者言有實於內顯見於外

○胖步丹反注及下同見賢遍反詩云瞻彼淇澳棗竹猗猗有斐

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僖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僖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此心廣體胖之詩也。澳，隈崖也。

菜竹倚嶠喻美盛斐有文章貌也。諠忘也。道猶言也。恂字或作峻讀如嚴峻之峻言其容貌嚴栗也。民不能忘以其意誠而德著也。○淇音其澳本亦作奧於六反。本又作隄一音烏報反。菜音綠倚於宜反。斐芳尾反。一音匪。文章貌。玼七何反。琢丁角反。摩本亦作磨。末何反。爾雅云骨曰切象曰瑳。王曰琢。石曰磨。備下板反。又胡板反。赫許百反。喧本亦作喧。況晚反。諠許袁反。詩作諠。或作暄。音同。徇依注音峻。思後反。一音思。旬反。慄利悉反。澳於六反。隈烏回反。詩云於

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

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聖人既有規賢之德其政

又有樂利於民君子小人各有以思之○於音烏下於緝熙同戲好胡反徐范音義樂其樂並音岳又音洛注同○

誥曰克明德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

克明峻德皆自明也

皆自明明德也克能也顧念也諟猶正也帝典堯典亦尚書篇

名也峻大也諟或爲題○誥古報反大音泰顧諟上音故本又作頌同下音是峻徐音俊又私俊反題徐徒兮反○湯

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

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是故君子無

所不用其極

盤銘刻戒於盤也極猶盡也君子日新其德常盡心力不有餘也○盤步干反銘徐

音其七丁反○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緝蠻黃

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

不如鳥乎

於止於鳥之所止也就而觀之知其所止知鳥擇岑蔚安閒而止處之耳言人亦當擇禮

義樂土而自止處也論語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幾音祈又作幾音同緝蠻音縣一音亡巾反毛詩作縣傳云

緝蠻小鳥貌○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

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

慈與國人文止於信

緝熙光明也此美文王之德光明敬其所以自止處○緝七入

反熙許疏大。學至道矣。○正義曰此經大學之道在於明其反。○疏明德在於親民在止於至善積德而行則近於

道也。在明明德者言大學之道在於章明己之光明之德謂身有明德而更章顯之此其一也。在親民者言大學之

道在於親愛於民是其二也。在止於至善者言大學之道在止處於至善之行此其三也言大學之道在於此三事矣

○知止而后有定者更覆說止於至善之事既知止於至善而后心能有定不有差忒也。定而后能靜者心定無欲故

能靜不躁求也靜而后能安者以靜故情性安和也。安而后能慮者情既安和能思慮於事也。慮而后能得者既能

思慮然後於事得宜也。○物有本末，事有終始者，若於事得宜而天下萬物有本有末，經營百事有終有始也。○知所先後者，既能如此，天下百事萬物皆識知其先後也。○則近道矣者，若能行此諸事，則附近於大道矣。○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前章言大學之道在明德，親民止善，覆說止善之事，既畢，故此經明明德之理。○先治其國者，此以積學能為明德盛極之事，以漸到今本其初，故言欲章明己之明德，使徧於天下者，先須能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也。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言若欲齊家，先須脩身也。○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言若欲脩身，必先正其心也。○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者，摠包萬慮，謂之為心情所意念，謂之意若欲正其心，使無傾邪，必須先至誠在於意念也。若能誠實其意，則心不傾邪也。○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者，言欲精誠其己意，先須招致其所知之事，言初始必須學。○然後乃能有所知，曉其成敗，故云先致其知也。○致知在格物，此經明初以致知積漸而大，至明德前經從盛以本初，此經從初以至盛，上下相結也。致知在格物者，言若能學習招致所知，格來也。已有所知，則能在於來物，若知善深，則來善物，知惡深，則來惡物。言善事隨人行善而來，應之惡事隨人行惡亦來，應之言善惡之來，緣入所好也。○物格而后知至者，物既來，則知其善惡。

所至善事來則知其至於善若惡事來則知其至於惡既能
知至則行善不行惡也。○知至而后意誠既能知至則意念
精誠也。○意誠而后心正者意能精誠故能心正也。○國治
而后天下平者則上明明德於天下是以自天子至庶人皆
然也。○壹是皆以脩身為本者言上從天子下至庶人貴賤
雖異所行此者專一以脩身為本上言誠意正心齊家治國
今此獨云脩身為本者細則雖異其大略皆是脩身也。○其
本亂而未治者否矣本亂謂身不脩也未治謂國家治也言
己身既不脩而望家國治者否矣否不也言不有此事也。○
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者此覆說本亂而未
治否矣之事也。○譬若與人交接應須敦厚以加於人今所
厚之處乃以輕薄謂以輕薄待彼人也其所薄者厚謂已既
與彼輕薄欲望所薄之處以厚重報已未有此事也言已以
厚施人人亦厚以報已也若已輕薄施人人亦輕薄報已言
事厚之與薄皆以身為本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者
本謂身也既以身為本若能自知其身是知本也是知之至
極也。○所謂誠其意者自此以下至此謂知本廣明誠意之
事此一節明誠意之本先須慎其獨也。○毋自欺也言欲精
誠其意無自欺誑於身言於身必須誠實也。○如惡惡臭者
謂臭穢之氣謂見此惡事人嫌惡之如人嫌臭穢之氣心實

嫌之口不可道矣。如好好色者謂見此善事而愛好之如
以人好色心實好之口不可道矣。言誠其意者見彼好事惡
事當須實好惡之不言而自見不可外貌詐作好惡而內心
實不好惡也。皆須誠實矣。此之謂自謙者謙讀如慊慊然
安靜之貌。心雖好惡而口不言。掩自然安靜也。見君子而
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者謂小人獨居無所不爲。見君子
而後乃厭然閉藏其不善之事。宜著所行善事也。人之視
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言小人之爲惡外人視之昭然
明察矣。如見肺肝然則何益矣。言小人之爲惡外人視之昭
然明察矣。如見肺肝雖暨時揜藏言何益矣。此謂誠於中
形於外者言此小人既懷誠實惡事於中心必形見於外不
可揜藏。注謙讀爲慊。正義曰以經義之理言作謙退之
字既無謙退之事故讀爲慊。慊不滿之貌。故又讀爲厭。厭自
妄靜也。云厭讀爲慊。慊爲黑色如爲閉藏貌也。魯子曰十
目所視者此經明君子脩身外人所視不可不誠其意。作記
之人引魯子之言以證之。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者言所指視
者衆也。十目謂十人之目。十手謂十人之手也。其嚴乎者
既視者及指者皆衆其所畏敬可嚴憚乎。富潤屋德潤身
者言此二句爲喻也。言家若富則能潤其屋有金玉又華飾
見於外也。德潤身者謂德能濡潤其身使身有光榮見於

外也。○心廣體胖者言內心寬廣則外體胖大言爲之於中必形見於外也。故君子必誠其意者以有內見於外必須精誠其意在內心不可虛也。○詩云瞻彼淇澳者此一篇衛人美誠意之事故引詩言學問自新顏色威儀之事以證誠意之道也。○瞻彼淇澳菉竹猗猗者此詩衛風淇澳之篇衛人美武公之德也。澳隈也。菉玉芻也。竹藎竹也。視彼淇水之隈曲之內生此菉之與竹猗猗然而茂盛以淇水浸潤故也。言視彼衛朝之內上有武公之身道德茂盛亦藎康叔之餘烈故也。引之者證誠意之道。○有斐君子者有斐然文章之君子學問之益矣。○如切如磋者如骨之切如象之磋又能自脩也。○如琢如磨者如玉之琢如石之磨也。○瑟兮僖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喧兮者又瑟然顏色矜莊僖然性行寬大赫然顏色盛美喧然威儀宣美斐然文章之君子民皆愛念之終久不可忘也。諠忘也。自此以上詩之本文也。自此以下記者引爾雅而釋之如切如磋者道學也者論道其學矣。○如琢如磨者自脩也者謂自脩飾矣言初習謂之學重習謂之脩亦謂詩本文互而相通也。○瑟兮僖兮者恂慄也者恂讀爲峻言顏色嚴峻戰慄也。○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謂善稱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論道武公盛德至極美善人之愛念不能忘也。○注此心至著也。○止義曰諠忘

也釋訓文也云道猶言也謂經中道盛德至善恐爲道德之道故云道猶言也云恂字或作峻讀如嚴峻之峻者以經之恂字他本或作峻字故讀爲嚴峻之峻詩箋云還爲恂也此記爲赫兮喧兮詩經云赫兮喧兮分本不同也云以其意誠而德著也以武公用意精誠德著於人人不忘也以經廣明誠意之事故鄭云意誠而德著也詩云於戲前王不忘者此一經廣明誠意之事此周頌烈文之篇也美武王之詩於數猶言嗚呼矣以文王武王意誠於天下故詩人歡美之云此前世之王其德不可忘也○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者言後世貴重之言君子皆美此前王能賢其賢人而親其族親也○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者言後世卑賤小人美此前王能愛樂其所樂謂民之所樂者前王亦愛樂之利其利者能利益其人之所利民爲利者前王亦利益之言前王施爲政教下順人情不奪人之所樂利之事故云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也○此以沒世不忘也由前王意能精誠垂於後世故君子小人皆所美念以此之故終沒於世其德不忘也○康誥曰克明德者此一經廣明意誠則能明己之德周公封康叔而作康誥戒康叔能明用有德此記之意言周公戒康叔以自明其德與尚書異也○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者顧念也諟正也伊尹戒大甲云爾爲君當顧念奉天之顯明之命不

邪僻也。○帝典曰克明峻德者帝典謂堯典之篇峻大也尚書之意言堯能用賢俊之德此記之意言堯能自明大德也皆自明也此經所云康誥大甲帝典等之文皆是人君自明其德也故云皆自明也。○注皆自明明德也。○正義曰明明德必先誠其意此經誠意之章由初誠意也故人先能明己之明德也。○湯之盤銘此一經廣明誠意之事湯之盤銘者湯沐浴之盤而刻銘爲成必於沐浴之者戒之甚也。○荀日新者此盤銘辭也非唯洗沐自新苟誠也誠伸道德日益新也。○日日新者言非唯一日之新當使日日益新。○又日新者言非唯日日益新又須恒常日新皆是丁寧之辭也此謂精誠其意脩德無已也。○康誥曰作新民者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諾言殷人化紂惡俗使之變改爲新人此記之意自念其德爲新民也。○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者此大雅文王之篇其詩之本意言周雖舊是諸侯之邦其受天之命唯爲天子而更新也此記之意其所施教命唯能念德而自新也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者極盡也言君子欲日新其德無處不用其心盡力也言自新之道唯在盡其心力更無餘行也。○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此一經廣明誠意之事言誠意在於所止故上云大學之道在於至善此商頌玄鳥之篇言殷之邦畿方千里爲人所居止此記

斷章喻其民入而擇所止言人君賢則來也。詩云緝蠻黃鳥止于丘隅者此詩小雅緝蠻之篇刺幽王之詩言緝蠻然微小之黃鳥止在於岑蔚丘隅之處得其所止以言微小之臣依託大臣亦得其所也。子曰於止知其所止者孔子見其詩文而論之云是觀於鳥之所止則人亦知其所止鳥之知在岑蔚安閒之處則知人亦擇禮義樂土之處而居止也。○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者豈可以人不擇止處不如鳥乎言不可不如鳥也故論語云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是也。○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者此大雅文王之篇美文王之詩緝熙謂光明也止辭也詩之本意云文王見此光明之人則恭敬之此記之意於緝熙言嗚呼文王之德緝熙光明又能敬其所止以自居處也。○注鳥擇至止處。正義曰岑謂巖陰蔚謂草木蒼蔚言鳥之所止必擇靜密之處也。子白聽訟吾猶人也必

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

情猶實也無實者多虛誕之辭聖人之聽訟與人同耳必使民無實者不敢盡其辭大畏其心志使誠其意不敢訟。吾聽訟似用反猶人也論語作聽訟吾猶人也毋訟音無誕音但此謂知本本謂誠其意也所

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
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
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
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脩身在

正其心

懣怒貌也或作懣或爲憂。忿弗粉反懣勃值反
范音稚徐丁四反又音勤恐巨勇反好呼報反下

故好而知同樂徐五孝反一音
岳憤音致憂音致又得計反。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

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
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
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
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

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脩素可以

齊其家

之適也譬猶喻也言適彼而以心度之只以親愛此人非以其有德美與吾何以放憤惡人非

以其志行薄與反以喻已則身辭與否可自知也鮮罕也人莫知其子之惡猶變而不察碩大也。辟音譬下及注同謂譬喻也賤惡烏路反下惡而知同敖五報反惰徒臥反其惡惡上如字下烏路反鮮仙善反注同諺魚變反俗語也度徒洛反與音余下薄與同行下孟反。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

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

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

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

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

也

養子者推心爲之而中於赤子之嗜欲也。弟音悌長丁丈反下長長并注同中可仲反注同嗜欲時志反。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

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

定國

一家一人謂人君也戾之言利也機發動所由也僨猶覆敗也春秋傳曰登戾之文曰鄭伯之車僨於濟

戾或爲吝僨或爲犇。戾力計反賁徐音奮本又作僨注同覆芳福反濟手禮反犇音奔堯舜率天

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

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

言民化君行也君若好貨而禁

民淫於財利不能正也。好呼報反注同行下孟反或如字。

是故君子有諸己而

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

怨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

於己謂有仁讓也

於己謂無貪戾也詩一云桃之夭夭其葉蓁

蔡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
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
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
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
家

天天蔡蔡美盛貌之子者是子也
○天於駟反蔡音臻忒他得反

所謂平天下在

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

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

也

老老長長謂尊老敬長也恤憂也民不倍不相倍棄也
絜猶結也絜也矩法也君子有絜法之道謂當執而行

之動作不失之倍或作備矩或作巨○弟音悌倍音佩注同
絜音結拒之音矩本亦作矩備棄音佩本亦作倍下同絜也
苦結反巨音拒本
亦作矩其呂反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

母以事上所惡於前母以先後所惡於後母

以從前所惡於右母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母

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

絜矩之道善持其所
有以恕於人耳治國

之要盡於此○惡鳥路
反下皆同母音無下同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

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

父母

言治民之道無他取於己而
已○只音紙好好皆呼報反

詩云節彼南山

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

以不慎辟則爲天下僂矣

巖巖喻師尹之高嚴也
師尹天子之大臣爲政

者之言民皆視其所行而則之可不慎其德乎邪辟失道則
有不刑○節前切反又音如字巖五衛反辟匹亦反又必益

反與僻同僂力行
反與戮同注同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

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
失國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
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
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
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
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師衆也克能也峻大也
言殷王帝乙以上未失

其民之時德亦有能配天者謂天享其祭祀也及紂爲惡而
民怨神怒以失天下監視殷時之事天之大命得之誠不易
也道猶言也用謂國用也施奪施其劫奪之情也悖猶逆也
言君有逆命則民有逆辭也上貪於利則下人侵畔老子曰
多藏必厚亡○喪息浪反峻血俊反易以豉反注同爭
爭鬪之爭施如字悖布內反下同上時掌反藏才浪反

康

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

矣

于於也天命不於常言不專祐一家也○專佑音又

楚書曰楚國無以爲

寶惟善以爲寶

楚書楚昭王時書也言以善人爲寶時謂觀射父昭奚恤也○射父食亦

反又食夜反父音甫

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

舅犯晉文公之舅狐偃也亡人謂文公也時辟驪姬之讒亡在翟而獻公薨秦穆公使子顯弔因勸之復國舅犯爲之對

此辭也仁親猶言親愛仁道也明不因喪規利也○辟音避驪力宜反本又作麗亦作麗同韞音狄顯許遍反爲之子僂

反○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

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

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

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

技媚嫉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

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秦

尚書篇名也秦穆公伐鄭爲晉所敗於穀還誓其羣臣而作此篇也斷斷誠一之貌也他技異端之技也有技才藝之技也若已有之不啻若自其口出皆樂人有善之甚也美士爲彥黎衆也尚庶幾也媚妬也違猶戾也俾使也佛戾賢人所爲使功不通於君也殆危也彥或作盤。一个古負反一讀作介音界臣此所引與尚書文小異斷丁亂反無它音他技其綺反下及注同休休許蚪反尚書傳曰樂善也鄭注尚書云寬容貌何休注公羊云美大之貌好呼報反音該詩豉反媚莫報反尚書作冒音同謂覆蔽也惡烏路反下能惡人同俾本又作卑必爾反敗必邁反殺戶交反樂音岳又音洛妬丁路反佛戾上扶弗反下力計反唯仁人放流之逆諸四夷不與

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放去惡人

媚嫉之類者獨仁人能之如舜放四罪而天下咸服。逆比孟反又逼諍反諍音爭鬪之爭皇云逆猶屏也去巨呂反。

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

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

命讀爲慢聲之誤也舉賢而不能使君以先已是輕慢於

舉人也。命依注音慢武諫反遠于萬反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

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

拂猶危也逮及也。好呼報反下皆同惡烏路

反下同拂扶弗反注同菑音哉下同逮音代一音大計反夫音扶危九委反

是故君子有大

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道行所由生財有大

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

則財恆足矣

是不務祿不肖而勉民以農也。肖音笑

仁者以財發身

不仁者以身發財

發起也言仁人有財則務於施與以起身成其令名不仁之人有身

貪於聚斂以起財務成富。施始政反予由汝反

未有好上奸仁而下不好

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

財非其財者也

言君行仁道則其臣必義以義舉事無不成者其爲誠然如己府庫之財

爲已

有也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

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

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

以義爲利也

孟獻子魯大夫仲孫蔑也畜馬乘謂以上初試爲大夫也伐冰之家卿大夫以上喪

祭用冰百乘之家有采地者也雞豚牛羊民之所畜養以爲財利者也國家利義不利財盜臣損財耳聚斂之臣乃損義論語曰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畜許六反下同乘徐繩證反下及注同蔑莫諾反以上時掌反采七代反本亦作菜爲之于僞反。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

自小人矣

言務聚財爲己用者必忘義是小人所爲也。長丁丈反

彼爲善之

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

如之何矣

被君也君將欲以仁義善其政而使小人治其國家之事患難猥至雖云有善不能救之

以其惡之已著也。難乃且反猥烏罪反抹音救本亦作救著張慮反。

此謂國不以利

爲利以義爲利也

疏子曰至利也。正義曰此一經廣明誠意之事言聖人不

惟自誠已意亦服民使誠意也孔子稱斷獄猶如常人無以異也言吾與常人同也。必也使無訟乎者必也使無理之人不敢爭訟也。無情者不得盡其辭者情猶實也言無實情虛誕之人無道理者不得盡竭其虛僞之辭也。大畏民志者大能畏脅民人之志言人有虛誕之志者皆畏懼不敢訟言民亦誠實其意也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是夫子之辭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是記者釋夫子無訟之事然能使無訟則是異於人也而云吾猶人者謂聽訟之時備兩造吾聽與人無殊故云吾猶人也但能用意精誠求其情僞所以使無訟也。此謂知本者此從上所謂誠意以下言此大畏民志以上皆是誠意之事意爲行本既精誠其意是曉知其本故云此謂知本也。所謂脩身者此覆該前脩身正心之事。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者懣謂怒也身若有所怒則不得其正言因怒而違於正也所以然者若遇忿怒則違

於理則失於止也。○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者言因恐懼而
違於正也。○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
者此言脩身之本必在正心若心之不正身亦不脩若心之
不在視聽與食不覺知也是心爲身本脩身必在於正心也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此經重明前經齊家脩身之事
○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者之猶適也此言脩身之譬也設
我適彼人見彼有德則爲我所親愛當反自譬喻於我也以
彼有德故爲我所親愛則我若自脩身有德必然亦能使衆
人親愛於我也。○之其所賤惡而譬焉者又言我往之彼而
賤惡彼人者必是彼人無德故也亦當迺以譬我我若無德
則人亦賤惡我也。○之其所畏敬而譬焉者又我往之彼而
畏敬彼人必是彼人莊嚴故也亦迺其譬我我亦當莊敬則
人亦必畏敬我。○之其所哀矜而辟焉者又我往之彼而哀
矜彼人必是彼人有慈善柔弱之德故也亦迺譬我我有慈
善而或柔弱則亦爲人所哀矜也。○之其所敖惰而辟焉者
又我往之彼而敖惰彼人必是彼人邪僻故也亦迺譬我我
若邪僻則人亦敖惰於我也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
天下鮮矣者知識也鮮少也人心多偏若心愛好之而多不
知其惡若嫌惡之而多不知其美今雖愛好知彼有惡事雖
憎惡知彼有美善天下之內如此者少矣。○故諺有之曰人

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者碩猶大也言人之愛子其
意至甚子雖有惡不自覺知猶好而不知其惡也農夫種田
恒欲其盛苗雖碩大猶嫌其惡以貪心過甚故不知其苗之
碩若能以已子而方他子已苗而匹他苗則好惡可知皆以
已而待他物也。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者此不知子
惡不知苗碩之人不脩其身身既不能以已譬人故不
可以齊整其家。注之適卒大也。正義曰之適也釋詁文
云反以喻已者謂見他人所親愛被賤惡以人類已他人之
事反來自譬已身也云則身脩與否可自知也者謂彼人不
脩則被賤惡敖惰已若不以脩身事亦然也若彼脩身則破
親愛敬畏已若脩身亦當然也故云脩身與否可自知也云
碩大也釋詁文。此謂至其家此一節發明前經治國齊家
之事。康誥曰如保赤子者此成王命康叔之辭赤子謂心
所愛之子言治民之時如保愛赤子愛之甚也。心誠求之
雖不中不遠矣者言愛此赤子內心精誠求赤子之嗜欲雖
不能正中其所欲去其所嗜欲其不甚遠言近其赤子之嗜
欲爲治人之道亦當如此也。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言
母之養子自然而愛中當赤子之嗜欲非由學習而來故云
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此皆本心而爲之言皆喻人君也。
一家仁一國與仁一家讓一國興讓者言人君行善於家則

外人化之故一家一國皆仁讓也。一人貪戾一國作亂者謂人君一人貪戾惡事則一國學之作亂。其機如此者機謂關機也動於近成於遠善惡之事亦發於身而及於一國也。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者僨猶覆敗也謂人君一言覆敗其事謂惡言也一人定國謂由人君一人能定其國謂善政也古有此言今記者引所爲之事以結之上云一人貪戾一國作亂是一言僨事也又云一家仁讓則一國仁讓是知一人定國也一家則一人也皆謂人君是一人之身先治一家乃後治一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者令謂君所號令之事若各隨其行之所好則人從之其所好者是惡所令者是善則所令之事反其所好雖欲以令禁人人不從也是故君子有諸已而后求諸人者諸於也謂君子有善行於已而后可以求於人使行善行也謂於已有仁讓而后可求於人之仁讓也無諸已而后非諸人者謂無惡行於已而后可以非責於人爲惡行也謂無貪利之事於已而後非責於人也。所藏乎身不怨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者謂所藏積於身既不怨實而能曉喻於人使從已者未之有也言無善行於身欲曉喻於人爲善行不可得也。詩云桃之夭天其葉蓁蓁者此周南桃天之篇論昏姻及時之事言桃之夭天少壯其葉蓁蓁茂盛喻婦人形體少壯顏色茂盛之時似

桃之天天也。之子于歸宜其家人者之子者是子也歸嫁也宜可以爲夫家人引之者取宜其家人之事。宜其家人而斥可以教國人者言人既家得宜則可以教國人也。詩云宜兄宜弟者此小雅蓼蕭之篇美成王之詩詩之本文言成王有德宜爲人兄宜爲人弟此記之意宜兄宜弟謂自與兄弟相善相宜也既爲兄弟相宜而可兄弟之意而后可以教國人也。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者此曹風鳴鳩之篇忒差也正長也言在位之君子威儀不有差忒可以正長是四方之國言可法則也。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者此謂治國在齊其家謂其脩身於家在室家之內使父子兄弟足可方法而後民皆法之也是先齊其家而後能治其國也。注一家至於濟。正義曰一家一人謂人君也者以經言治家故知是人君也若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也。春秋傳曰登戾之者此隱五年公羊傳文。案彼傳文公觀魚于棠何以譖譏何譏爾遠也公曷爲遠而觀魚登來之也。彼注意謂以思得而來之齊人語謂登來爲得來也。登有緩急得爲登謂隱公觀魚於棠得此百金之魚而來觀之公羊傳爲登來鄭所引公羊本爲登戾之以來爲戾與公羊本不同也。鄭意以戾爲貪戾故引以證經之貪戾也。又曰鄭伯之車饋於濟者隱三年左傳文。所謂平天下

在治其國者正義曰自此以下至終篇覆明上交平天下存
治其國之事但欲平天下先須治國治國事多天下理廣非
一義可了故廣而明之言欲平天下先須脩身然後及物自
近至遠自內至外故初明絜矩之道次明散財於民之事次
明用善人遠惡人此皆治國治天下之綱故摠而議說也今
各隨文解之○上恤孤而民不倍者孤弱之人人所遺棄在
上君長若能憂恤孤弱不遺則下民學之不相棄倍此○是
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者絜猶結也矩法也言君子有執結
持矩法之道動而無失以此加物物皆從之也○所惡於上
毋以使下者此以下皆是絜矩之道也譬諸侯有天子在於
上有不善之事加已已惡之則不可迴持此惡事使已下者
爲之也○所惡於下毋以事上者言臣下不善事已已所有
惡則已不可持此惡事迴以事已之君上也○所惡於前毋
以先後者前謂在已之前不以善事施已已所憎惡則無以
持此惡事施於後人也所惡於後毋以從前者後謂在已之
後不以善事施已已則無以惡事施於前行之人也○所惡
於右毋以交於左者謂與已平敵或在已右或在已左以惡
加已已所憎惡則無以此惡事施於左人舉此一隅餘可知
也○此之謂絜矩之道者上經云君子有絜矩之道也其絜
矩之義未明故此經申說能持其所有以待於人恕已接物

即絜矩之道也。○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此記者引之又申絜矩之道若能以已化從民所欲則可謂民之父母此小雅南山有臺之篇美成王之詩也只辭也言能以已化民從民所欲則可爲民父母矣。○民之所好好之者謂善政恩惠是民之願好已亦好之以施於民若發倉廩賜貧窮賑乏絕是也。○民之所惡惡之者謂苛政重賦是人之所惡已亦惡之而不行也。○詩云節彼南山者上經說恕已待民此經明已須戒慎也。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此小雅節南山之篇刺幽王之詩言幽王所任大臣非其賢人也節然高峻者是彼南山雜積累其石巖巖然高大喻幽王大臣師尹之尊嚴。○赫赫師尹民具爾瞻者赫赫顯盛貌是太師與人爲則者具俱也爾汝也在下之民俱於汝而瞻視之言皆視師尹而爲法此記之意以喻人君在上民皆視之不可不慎。○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者有國謂天子諸侯言民皆視上所行而則之不可不慎其德乎宜慎之也。○辟則爲天下僂矣者僂謂刑僂也君若邪僻則爲天下之民共所誅討皆桀紂是也。○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此一經明治國之道在貴德賤財此大雅文王之篇美文王之詩因以戒成王也克能也師衆也言殷自紂父帝乙之前未喪師衆之時所行政教皆能配上天而行也。○儀監于殷峻命不易者儀宜也監視也

今成王宜監視于殷之存亡峻大也奉此天之天命誠爲不易言其難也。○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者道猶言也詩所云者言帝乙以上得衆則得國言殷紂失衆則失國也。○有德此有人者有德之人人之所附從故有德此有人也有德此有土者有人則境土寬大故有土也。○有土此有財言有土則生植萬物故有財也。○有財此有用者爲國用有財豐以此而有供國用也。○德者本也財者末也者德能致財財由德有故德爲本財爲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者外疏也內親也施奪謂施其劫奪之情也。○君若親財而疏德則爭利之人皆施劫奪之情也。○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衆者事不兩興財由民立君若重財而輕民則民散也若散財而調恤於民則民咸歸聚也。○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者悖逆也若入君政教之言悖逆人心而出者則民悖逆君上而人以報荅也謂拒違君命也。○貨悖而入者亦悖而用者若人君厚效財貨悖逆民心而入積聚者不能久如財人畔於上財亦悖逆君心而散出也言衆畔親離財散非君有也。○注師衆至厚亡。○正義曰師衆也峻大也皆釋詁文爾雅峻守馬旁爲之與此同也克能也釋言文也云君有逆命則民有逆辭也者君有逆命解經言悖而出也民有逆辭解經亦悖而入謂人有逆命之辭以拒君也云老子曰多

藏必厚亡者言積聚藏之既多必厚重而散亡也引之者證
貨悖而入亦悖而出。康誥曰惟命不予常者謂天之命不
於是常住在一家也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書之本意
言道爲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是不常在一家也。舅犯曰
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者此舅犯勸重耳之辭於時重
耳逃亡在翟秦穆公欲納之反國而勸重耳不受秦命對秦
使云奔亡之人無以貨財爲寶唯親愛仁道以爲寶也。注
楚書至奚恤正義曰鄭知是楚昭王時書者案楚語云楚昭
王使王孫圉聘於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問於王孫
圉曰楚之白珪猶在乎其爲寶幾何矣王孫圉對曰未嘗爲
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使無以
寡君爲口實又新序云秦欲伐楚使者觀楚之寶器楚王召
昭奚恤而問焉對曰寶器在賢臣王遂使昭奚恤應之昭奚
恤發精兵三百人陳於西門之內爲東面之壇一南面之壇
四西面之壇一秦使者至昭奚恤曰君客也請就上居東面
之壇令尹子西南面太宗子牧次之葉公子高次之司馬子
發次之昭奚恤自居西面之壇稱曰客欲觀楚之寶器乎楚
之所寶者即賢臣也唯大國之所觀秦使無以對也使歸告
秦王曰楚多賢臣無可以圖之何知有觀射父昭奚恤者案
戰國義云楚王築壇昭奚恤等立於壇上楚王指之謂秦使

曰此寡人之寶故知有昭奚恤等也調賢爲寶者秦史記云
理百咄實府庫使黎毗得所者有令尹子西而能也執法令
奉主璋使諸侯不怨兵車不起者有大宗子牧能也守封疆
固城郭使鄰國不侵亦不侵鄰國者有葉公子高能也整師
旅治兵戈使蹈白刃赴湯蹈火萬死不顧一生者有司馬子
發能也坐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攘霸王之業撥理亂
之風有大夫昭奚恤能也是皆爲寶也引之者證爲君長能
保愛善人爲寶也○注舅犯至利也○正義曰舅犯晉文公
之舅狐偃者左傳文也云時避驪姬之讒亡在翟而獻公薨
秦穆公使子顯弔之因勸之復國舅犯爲之對此辭也檀弓
篇文○秦誓曰者此一經明君臣進賢黜惡之事秦誓尚書
篇名秦穆公伐鄭爲晉敗於穀還歸誓羣臣而作此篇是秦
穆公悔過自誓之辭記者引之以明好賢去惡也○若有一
介臣斷斷分者此秦穆公誓辭云羣臣若有一耿介之臣斷
斷然誠實專一謹愨兮是語辭古文尚書兮爲猶言有一介
之臣其心斷斷猶然專一與此本異○無他技其心休休
焉其如有容焉者言此專一之臣無他奇異之技惟其心休
休然寬容形貌似有包容如此之人我當任用也○人之有
技若已有之者謂見人有技藝欲得親愛之如已自有也○
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者謂見人有才彥美

通聖其心中愛樂不啻如自其口出心愛此彥聖之美多於
口說言其愛樂之甚也○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
亦有利益哉者實是也若能好賢如此是能有所包容則我國
家得安保我後世子孫黎衆也尚庶幾也非直子孫安其下
衆人皆庶幾亦望有利益哉也○人之有技媚疾以惡之者
上明進賢之善此論蔽賢之惡也媚如也見人有技藝則掩
藏媚妬疾以憎惡之也○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者見他
人之彥聖而違戾抑退之俾使也使其善功不通達於君尚
書通爲達字也○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
哉者若此蔽賢之人是不能容納家國將亡不能保我子孫
非唯如此衆人亦曰殆哉○注秦誓至危也○正義曰秦
穆公伐鄭爲晉所敗於崤還誓其羣臣而作此篇也者案尚
書序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殽還歸作秦誓又左傳
僖三十二年秦穆公與師伐鄭蹇叔等諫之公不從爲晉人
與姜戎要而擊之敗諸崤是其事也云美士爲彥者爾雅釋
訓文黎衆也俾使也皆釋詰文尚庶幾者釋言爾雅庶幾
尚也是尚爲庶幾矣云媚妬也者說文云媚才如婦是媚爲
妬也○唯仁人放流之逆諸四夷不與同中國者言唯仁人
之君能放流此蔽善之人使逆遠在四夷不與同在中國若
舜流四凶而天下咸服是也○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

人者既放此蔽賢之人遠在四夷是仁人不能愛善人惡不善
之人。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者此謂凡庸小人
見此賢人而不能舉進於君假設舉之又不能使在其已之
先是爲慢也謂輕慢於舉人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
能遠過也者此謂小人見不善之人而不能抑退之假令抑
退之而不能使遠退之過者言是愆過之人也。好人之所
惡者人謂君子君子所惡者凶惡之事今乃愛好凶惡是好
人之所惡也。惡人之所好者君子所好仁義善道今乃惡
此仁義善道是惡人之所好也。是謂拂人之性者。若如
此者是謂拂吳善人之性。菑必逮夫身者逮及也如此菑
必及夫身矣。是故君子有大道者大道謂所由行孝悌仁
義之大道也。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者言此孝悌仁
義必由行忠信以得之由身驕泰以失之也。生財有大道
者此一經明人君當先行仁義愛省國用以豐足財物上文
大道謂孝悌仁義之道此言人君生殖其財有大道之理則
下之所云者是也。生之者衆者謂爲農桑多也。食之者
寡者謂減省無用之費也。爲之者疾者謂百姓急營農桑
事業也。用之者舒者謂君上緩於營造費用也。財恒
足矣者言人君能如此則國用恒足。仁者以財發身者謂
仁德之君以財散施發起身之令名也。不仁者以身發財

者言不仁之人唯在咨商務於積聚勞役其身發起其財此
在治家治國天下之科皆謂人君也○未有好仁而下不
好義者也言在上人君好以仁道接下其下感君仁恩無有
不愛好於義使事皆得其宜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
言臣下悉皆好義百事盡能終成故云未有好義其事不終
也君若能終成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又爲人君作譬
還爲所用也故云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注其爲至有
也○正義曰言君行仁道則臣必爲義臣既行義事必終成
以至誠相感必有實報如已有府庫之財爲已所有也其爲
誠實而然言不虛也○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者此
一經明治國家不可務於積財若務於積財卽是小人之行
非君上之道言察於雞豚之所利爲畜養馬乘上初試爲大
夫不闕察於雞豚之小利○伐冰之家不畜牛羊者謂卿大
夫喪祭用冰從固陰之處伐擊其冰以供喪祭故云伐冰也
謂卿大夫爲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爲財利以食祿不與人爭
利也○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者百乘謂卿大夫有采地
者也以地方百里故云百乘之家言卿大夫之家不畜聚斂
之臣使賦稅什一之外徵求采邑之物也故論語云百乘之
家是也○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者覆解不畜聚斂之

臣意若其有聚斂之臣寧可有盜竊之臣以盜臣但害財聚斂之臣則害義也。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者言若能如上所請是國家之利但以義事爲國家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者言爲人君長於國家而務積聚財以爲己用者必自爲小人之行也。注孟獻至可也。正義曰孟獻子魯大夫仲孫蔑者此據左傳文也畜馬乘謂以士初試爲大夫者案書傳士駟車駟馬詩云四牡駟駟大夫以上乃得乘四馬今下云伐冰之家百乘之家是卿大夫今別云畜馬乘者不察雞豚故知士初試爲大夫者也伐冰之家卿大夫者案昭四年左傳云大夫命婦喪浴用冰喪大記注云士不用冰故知卿大夫也士若恩賜及食而得用亦有冰也但其常故士喪禮賜冰則夷槃可也左傳又云食肉之祿冰皆與焉是也云百乘之家有采地者也此謂卿也故論語云百乘之家鄭云采地一同之廣輸是也。彼爲至利也。前經明遠財重義是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此經明爲君治國棄遠小人亦是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彼爲善之彼謂君也君欲爲仁義之道善其政教之語辭故云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者言君欲爲善反令小人使爲治國家之事菑害於下故菑害患難則並皆來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者既使小人治國其君

雖有善政之亦無能奈此患難之何
言不能止之以其惡之已著故也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六十

禮記注疏卷第六十

禮記注疏卷第六十

禮記注疏卷六十按勘記

阮元撰盧直旬摘錄

大學第四十二

大學之道節

先脩其身

閩監本石經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毛本脩作修下並同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各本同石經同釋文磋作瑤出如磨云本亦作磨

終不可諱兮者

惠棟按宋本石經宋監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閩本諱字殘闕監毛本諱作護

緝蠻黃鳥

石經同閩監毛本緝作緝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釋文同。今訂作緝

於止於鳥之所止也

惠棟按宋本作於鳥宋監本岳本嘉靖本同考文引古本同此本於鳥誤

公鳥闕監毛本作言鳥亦誤

大學至道矣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揔包萬慮謂之爲心

闕本同惠棟按宋本同監毛本爲心二字倒

情所意念謂之意

闕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上意作億下意念同案此本下在於憶念也作

心旁意三本作意念

言初始必須習學

惠棟按宋本作學習

細則雖異

考文引宋板同闕監毛本則作別

見君子而後乃厭然

闕本同惠棟按宋本同監毛本厭誤揜

如見肺肝雖暫時揜藏

惠棟按宋本同闕監毛本暫時揜誤銷沮閉

旣懷誠實惡事於中心

惠棟按宋本同闕監毛本誠誤詐

麤爲黑色如爲閉藏貌也

闕監毛本同段玉抄抄如敗

棗王芻也

惠棟按宋本同闕監毛本王誤士

竹篇竹也

考文引宋板同是也閩監本篇作篇非毛本
篇作扁

亦蒙康叔之餘烈故也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蒙作
本

有斐然文章之君子學問之益矣

閩本同考文引宋板
同監毛本益作盛

如骨之切如象之嗟

考文引宋板同閩監毛本象作角

喧然威儀宣美

閩監毛本喧作誼衛氏集說亦作喧美
著作

自此以上詩之本文也

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監毛本
上誤下

詩經云赫兮喧兮本不同也

閩毛本同監本喧作誼

言後世貴重之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無言字

必於沐浴之者戒之甚也

惠棟按宋本者上有盤字衛
氏集說同此本盤字脫閩監

毛本同

當使日日益新

閩監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當誤堂

故止云大學之道在於至善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止作上在下有止字是也

靜密之處也

惠棟按宋本此下標禮記正義卷第六十六終記云凡二十五頁

子曰聽訟

節 惠棟按宋本自此節起至此篇末爲第六十七卷卷首題禮記正義卷第六十七

聽訟吾猶人也

各本同石經同釋文出吾聽訟猶人也云論語作聽訟吾猶人也

必也使無訟乎

各本同石經同釋文出毋訟云音無

或作憤

閩監毛本作憤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釋文同此本憤誤質

或爲寔

閩本惠棟按宋本宋監本岳本嘉靖本同監毛本爲作作衛氏集說同釋文出作寔

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

閩監毛本岳本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辟作譬宋監本石經嘉靖本考

文引古本同下四而辟焉並同釋文出而辟云音譬下及注同今各本注譬猶喻也並作譬獨衛氏集說作辟○按譬正

字聲假借字

一言債事

各本同石經同釋文出賁事云本又作債注同。

不能正也

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宋監本岳本嘉靖本
正作止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同

不相倍棄也

閩監毛本作棄岳本棄作弃嘉靖本衛氏集
說同此本棄誤奪各本倍字同釋文出借棄

云本亦作倍。按借乃倍之或體

矩或作巨

各本同釋文作作為

為政者也言民皆視其所行而則之

惠棟按宋本如此宋
監本岳本嘉靖本衛

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同此本者

也言民皆視其七字闕

邪辟失道則有大刑

惠棟校宋本作有大刑宋監本岳本
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

同此本有大刑三字闕閩監毛本有大刑三字誤作天下
共誅之矣六字

若有一介臣

惠棟按宋本宋監本並作介石經岳本同此本
介作介嘉靖本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

出若有一个云一讀作介石經考文提要云宋大字本作一
介案正義說一介爲一耿介則富以作介者爲是釋文作介
與正義本異

寔能容之

閩監本石經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毛本寔作
實下寔不能容同既放此按當作寔

秦誓尚書篇名也

惠棟按宋本如此宋監本岳本嘉靖本
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同此本秦

誓二字空闕閩監毛本補秦誓又衍周書二字

而作此篇也

岳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而誤故惠棟按宋
本宋監本亦作而無也字衛氏集說同考文

古本同

才藝之技也

惠棟按宋本宋監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
同閩監毛本技誤士

美士爲彥

惠棟按宋本宋監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
考文引古本同閩監本爲作曰毛本爲誤也

佛戾賢人所爲

惠棟校宋本同闕監毛本

佛作拂嘉靖本衛氏集說同

釋文出佛戾

言聖人不惟自誠己意

惠棟校宋本同闕本聖人二字同不字闕監毛本聖人不誤聽

訟者

猶如常人無以異也

惠棟校宋本同闕本以字空闕監毛本以字脫

言無實情虛誕之人

惠棟校宋本同闕本情字空闕監毛本情字脫

皆畏懼不敢訟

惠棟校宋本同闕本訟字空闕監毛本訟字脫

必也使無訟乎是夫子之辭

惠棟校宋本同闕本是夫子三字空闕監毛本是夫

子誤者聽訟

大畏民志是記者釋夫子無訟之事

惠棟校宋本同闕本者釋夫子無訟

之七字闕監毛本是記者釋夫子無訟之事誤作者能
自誠而使民誠意自

謂聽訟之時備兩造

惠棟按宋本同闕監毛本謂聽訟之時誤斷獄者俱

但能用意精誠求其情偽

惠棟按宋本同闕本意精誠求其情偽七字闕監毛本作

能服民使誠意不敢爭誤也

此謂知本者此從上所謂誠意以下言此大畏民志以
上皆是誠意之事意爲行本既精誠其意是曉知其本
故云此謂知本也○所謂脩身者此覆說前脩身正心
之事○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者懣謂怒也身若有
所怒則不得其正言因怒而違於正也所以然者若遇
忿怒則違於理則失於正也

惠棟按宋本皆是誠意之事無是字所謂脩身下有

在正其心四字餘並同閩本多闕監毛本補闕多誤

脩身必在於正心也○所謂

閩監本同毛本○說之惠棟校宋本亦作○於正作

正於

人之其所親愛而譬焉者

閩監本同惠棟校宋本同毛本譬作辟下而譬焉自譬已

並同監本下畏敬而譬哀矜而譬赦情而譬以已譬人四譬字亦作辟亦迴以譬我亦迴譬我亦迴譬我三譬字毛本作譬監本作辟

亦迴其譬我

閩本同考文引宋板同監毛本其作以

雖增惡知彼有美善

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增作憎是也

爲治人之道亦當如此也

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爲作謂

足可方法而後民皆法之也

閩監本同毛本可下衍以字民下脫皆字考文引宋

板有皆字

此隱五年公羊傳文案彼傳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公羊傳文案五字闕

齊人語謂登來爲得來也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謂登來爲得五字闕

得此百金之魚而來觀之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百金之魚而五字闕

爲登戾之以來爲戾與公羊本不同也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之以

來爲戾五字闕

故引以證經之貪戾也云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經之貪戾也五字闕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所謂平天下五字闕

覆明上文平天下在治其國之事

閩監毛本在作先惠棟按宋本文作經在

字闕

治國事多天下理廣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理廣字脫天下上衍於平二字

先須脩身然後及物自

惠棟按宋本同閩本後及物三字闕自作由監毛本然後及物

自誤脩身之事由

次明散財於人之事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人之事誤民其又

故摠而詳說也今各隨文解之

考文引宋板同惠棟按宋本說作之閩本詳說

也三字闕監毛本摠而詳說也誤特詳悉畢舉

人所遺棄在上君長

惠棟按宋本同閩本遺誤易在字闕監毛本遺誤易在誤是

言君子有執結持矩法之道

惠棟按宋本同閩本執結二字闕監毛本有執結誤

於天下

譬諸侯有天子在於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在於作爲上

或在己左以惡加己

閩監本同毛本以惡上有若右二字

若能以己化從民所欲

閩監本同毛本化下有民字

峻大也皆釋詁文

閩本同監毛本峻誤竣下爾雅峻字同

楚王命昭奚恤而問焉

惠棟校宋本同閩監毛本命作召

遂使昭奚恤應之

惠棟校宋本同閩監毛本之誤焉

太宗子牧次之

閩本同監本太作大毛本牧作敖

司馬子發次之

惠棟校宋本同閩監毛本司馬子三字闕

唯大國之所觀秦使無以對也使歸告秦王曰楚多賢

臣無可以圖之何知有觀射父昭奚恤者案戰國義云

楚王築壇昭奚恤等立於壇上楚王指之謂秦使曰此

寡人之寶故知有昭奚恤等也謂賢爲寶者案史記云
理百姓實府庫使黎甦得所者有令尹子西而能也執
法令奉圭璋使諸侯不怨兵車不起者有太宗子攸能
也守封疆固城郭使鄰國不侵亦不侵鄰國者有葉公
子高能也整師旅治兵戈使蹈白刃赴湯蹈火萬死不
顧一生者有司馬子發能也坐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
之外懷霸王之業撥理亂之風有大夫昭奚恤能也是
皆爲寶也引之者證爲君長能保愛善人爲寶也○注
勇犯至利也○正義曰勇犯晉文公之舅狐偃者左傳
文也云時避驪姬之讒亡在翟而獻公薨秦穆公使子

顯弔之因勸之復國舅犯爲之對此辭也檀弓篇文○
秦誓曰者此一經明君臣進賢誅惡之事秦誓尚書篇
名秦穆公伐鄭爲晉敗於殽還歸誓羣臣而作此篇是
秦穆公悔過自誓之辭記者引之以明好賢去惡也○
若有一介臣斷斷兮者此秦穆公誓辭云羣臣若有一
耿介之臣斷斷然誠實專一謹懃兮是語辭古文尚書
兮爲猗言有一介之臣其心斷斷猗猗然專一與此本
異○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者言此專一之
臣無他奇異之技惟其心休休然寬容形貌似有包容
如此之人我當任用也○人之有技若已有之者謂見

人有技藝欲得親愛之如已自有也

惠棟校宋本同闕
監毛本多闕字考

文載宋板惟案戰國義上有乎字與此異餘並同

其中心愛好

惠棟校宋本同闕監毛本好作樂

寔是也

惠棟校宋本同衛氏集說同闕監本是字空闕
毛本同寔作實

得安保我後世子孫黎衆也

惠棟校宋本同闕監本世
字空闕毛本世誤之

亦望有利益哉也

惠棟校宋本同闕本望字空闕監毛
本望字脫

媚妬也

闕監本同毛本妬作妒下並司

以憎惡之也

毛本同闕監本惡字空闕

而違戾抑退之

惠棟校宋本同闕本戾字空闕監毛本
戾字脫

爲晉所敗於殺

闕本同惠棟校宋本同監毛本殺作崱

媚夫妬婦

閩監本同毛本夫妬誤大妒

此一經明人君當先行仁義

閩本同監本人字模糊毛本人誤夫

謂仁德之君以財散施

閩監毛本作君此本君字闕考文引宋板君作者

此在治家治國天下之科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在科字空闕

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也下有者字下非其

財者也同

無有不愛好於義

毛本同閩監本不字空闕

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言臣下悉皆好義

考文引宋板同閩本

言字空闕監毛本言作者

其事不終也言皆能終成也

考文引宋板同閩本也字闕監毛本也作者

又爲人君作譬也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也字空闕
按宋本又有者字屬上句

必還爲所用也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還字空闕

以至誠相感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以字空闕

其爲誠實而然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誠字空闕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者此一經明治國家不可務於積財若務於積財即是小人之行非君上之道

言察於雞豚之所利爲畜養馬乘士初試爲大夫不闕

察於雞豚之小利○伐冰之家不畜牛羊者謂卿大夫

喪祭用冰從固陰之處伐擊其冰以供喪祭故云伐冰

也謂卿大夫爲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爲財利以食祿不

與人爭利也。○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者，百乘謂卿大夫有采地者也。以地方百里，故云百乘之家。言卿大夫之家不畜聚斂之臣，使賦稅什一之外，徵求采邑之物也。故論語云：百乘之家是也。○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者，覆解不畜聚斂之臣，意若其有聚斂之臣，寧可有盜竊之臣，以盜臣但害財，聚斂之臣則害義也。○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者言若能如上所言，是國家之利，但以義事爲國家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者言爲人君長於國家而務積聚財，以爲已用者，必自爲小人之行也。○注孟獻至可也

按宋本同閩監毛本多闕字衍字誤字

百乘之家家是卿大夫

惠棟按宋本家字不重是卿二字同閩監毛本是卿誤至爲

故知士初試爲大夫也

惠棟按宋本同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夫下衍者字

士若恩賜及食而得用亦有冰也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立誤上而得用

三字空闕

左傳又云食肉之祿冰皆與焉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左誤全傳又云之祿

五字空闕

有采地者也此謂卿也故論語云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此謂論語四字

空闕

一同之廣輪是也

惠棟按宋本同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廣誤度

彼爲善之彼謂君也

惠棟按宋本同闕監毛本下彼誤者

善其政教之語辭故云彼爲善之

惠棟按宋本同闕監毛本辭故云三字空

闕

言君欲爲善反令小人

惠棟按宋本同闕監毛本善反二字空闕

故舊害患難則並皆來至

惠棟按宋本同闕監毛本則並誤財利皆來二字空闕

既使小人治國其君雖有善政亦無能奈此患難之何

言不能止之以其惡之已著故也

惠棟按宋本同闕監毛本其君雖有四字

闕空闕善政下衍之字能奈下衍二字空闕以其下衍三字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六十

惠棟按宋本禮記正義卷第六十七終記云凡十六頁宋監本

禮記卷第十九經三千四百三十二
字注三千五百一十三字嘉靖本同

止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六十一

禮記注疏卷第六十一

冠義第四十三

陸曰冠音古亂反鄭云名冠義者以其記冠禮成人之義

疏

正義

曰案鄭目錄云名曰冠義者以其記冠禮成人之義此於別錄屬吉事但冠禮起早晚書傳既無正文案略說稱周公成王云古人冒而句領注云古人謂三皇時以冒覆頭句領繞頸至黃帝時則有冕也故世本云黃帝造火食旒冕是冕起於黃帝也但黃帝以前則以羽皮爲之冠黃帝以後乃用布帛其冠之年即天子諸侯十二而冠故襄九年左傳云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又云一星終也是十二年歲星一終案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尚有兄伯邑考金縢云王與大夫盡弁時成王十五而著弁則成王已冠矣是天子十二而冠與諸侯同又祭法云王下祭殤五若不早冠何因下祭五等之殤大夫冠之年幾無文案喪服大夫爲昆弟之長殤大夫既爲昆弟長殤則不二十始冠也其士則二十而冠也曲禮云二十曰弱冠是也其天子之子亦早冠所以祭殤有五其諸侯之子皆二十冠也故下檀弓云君之適長殤及大夫之適長殤是也

禮記 鄭氏注 孔穎達疏

凡人之所以爲人者禮義也禮義之始在於

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

言人爲禮以此三者爲始

容體正顏

色齊辭令順而后禮義備以正君臣親父子

和長幼

言三始既備乃可求以三行也

君臣正父子

親長幼和而后禮義立

立猶成也

故冠而后服備

服備而后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

言服未備者未可求以三

始也童子之服采衣紒冠古亂反除下文

芝冠及注緇布冠玄冠以外並同紒音計故曰冠者

禮之始也是故古者聖王重冠古者冠禮筮

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

所以爲國本也

國以禮爲本筮市至反

故冠於阼

以著代也醮於客位三加彌尊加有成也

謂

王人之北也適于冠於阼若不醴則醜用酒於客位敬而成之也戶西爲客位庶子冠於房戶外又因醮焉不代父也冠者初加緇布冠次加皮弁次加爵弁每加蓋尊所以益成也○阼才故反著張慮反醮子笑反彌音弥適音嫡醴音禮

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

字所以相尊也

見於母母

拜之見於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與爲禮也

立冠立端奠摯於君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

先生以成人見也

鄉先生同鄉老而致仕者服立冠立端異於朝也○見賢過反下皆同摯

木亦作贊同音至鄉大夫鄉先生並音香注同朝直遙反成人之者將責成人禮

焉也責成人禮焉者將責爲人子爲人弟爲

人臣爲人少者之禮行焉將責四者之行於

人其禮可不重與

言責人以大禮者已接之不可以苟。少詩照反之行下孟及下同與音

餘

故孝弟忠順之行立而后可以爲人，可以

爲人而后可以治人也。故聖王重禮，故曰冠

者禮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是故古者重冠

重冠故行之於廟，行之於廟者所以尊重事

尊重事而不敢擅重事，不敢擅重事所以自

卑而尊先祖也。

嘉事嘉禮也。宗伯掌五禮有吉禮有凶禮有賓禮有軍禮有嘉禮而冠屬嘉禮。

周禮曰以昏冠之禮親成男女也。

疏

凡人至祖也。正義曰此一節明人之所

以相教加冠之事從始至終各隨文解之。凡人之所以爲人者禮義也者言人之所以得異於禽獸者以其行禮義也。禮義之事終身行之。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者言欲一世行禮之始先須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爲先。

也然後可以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古者冠禮者此明將冠之時筮日筮賓重冠禮之事。又明冠禮三加其冠以漸成人之禮。○故冠於阼以著代也。者言適子必加冠於阼。阼是主人接賓之處。今適子冠於阼階所以著明代父之義也。○醴於客位三加彌尊加有成也。者若依周禮適子醴於客位。今云醴者或因先代夏殷之禮。醴之用酒於客位室戶外之西。必在賓客位者尊以成人。若賓客待之。三加初加緇布冠。次加皮弁冠。三加爵弁冠。彌漸而尊。故云三加彌尊加有成也。謂加蓋有成人之事矣。○注阼位至成也。○正義曰阼謂主人之北也。知者案士冠禮文也。云若不醴則醴用酒者亦士冠禮文以周禮之法。適子則以醴禮之。庶子則以酒醴之。若先代之禮雖適子皆以酒醴之。其於周時或有舊俗行先代之禮雖適子亦用酒醴。則因而行不必改也。故鄭注士冠禮云若不醴謂國有舊俗可行聖人用焉不改是也。醴者醴盡之義。故鄭注士冠禮云酌而無酬酢曰醴是也。云庶子冠於房戶外。又因醴焉者皆士冠禮文也。但此記之作是記儀禮士冠禮之事。士禮故三加也。若大夫亦同士冠禮云無大夫冠禮古者五十而後。爾何大夫冠禮之有。是大夫雖冠用上禮若諸侯則有冠禮。故左傳云公冠用裸享之禮行之。金石之樂節之。其加則四加而有。玄冕也。故大夫戴禮公冠四加。

也諸侯尚四加則天子亦當五加衮冕也已冠而字之者此
明冠畢加字見母及兄弟及見君之節以其成人而見人也
未冠之前以其名別之既冠之後又改以字且人二十有爲
父之道不可復言其名改冠而加字之成人之道也○見於
母母拜之故不拜也今唐禮母見子但起立不拜也案儀禮
廟中冠子以酒脯奠廟訖子持所奠酒脯以見於母母拜其
酒脯重從尊者處來故拜之非拜子也○玄冠玄端奠摯於
君者此玄冠玄端則異於朝服之衣但玄端上士則玄裳中
士則黃裳下士則雜裳以其初成人故著玄端異於朝服也
昔朝服則素裳奠摯奠之於君也○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
先生者以摯謂以雉也故士相見禮冬用雉夏用脯見於鄉
大夫謂在朝之鄉大夫也鄉先生謂鄉老而致仕也○成人
之者此明知冠成人之義必成人者將責成人禮焉冠責以
成人之事若成人事立可以治人也見冠者爲治之本故先
王重之行之於廟士行之於禰廟故士冠禮注廟謂禰廟既
在禰廟此云尊先祖者尊禰以尊先祖之義且下士祖禰共
廟其諸侯則冠於太祖之廟故左傳云先君之祧以處之聘
禮不腆先君之祧鄭注以爲始祖之廟則天子當冠於始祖
廟也服虔注左傳先君之祧處之以爲曾祖廟者以左傳魯
襄公冠於衛成公之廟衛成公則當今衛君獻公曾祖服虔

望時解之故以桃

為曾祖非鄭義也

昏義第四十四

陸曰鄭云昏義者以其記娶妻之義內教之所由成也

疏

正義曰案

鄭目錄云名曰昏義者以其記娶妻之義內教之所由成也此於別錄屬吉事也謂之昏者案鄭昏禮目錄云娶妻之禮以昏為期因名焉必以昏者取其陰來陽往之義曰入後二刻半為昏以定稱之婿曰昏妻曰姻故經解注云婿曰昏妻曰姻是也謂婿以昏時而來妻則因之而去也若婿之與妻之屬名婿之親屬名之曰姻女之親屬名之為昏故鄭注昏禮云女氏稱昏婿氏稱姻爾雅婿之父為姻婦之父為婚又云婿之室為姻兄弟婦之黨為婚兄弟是也其天地初分之後遂皇之時則有夫婦故通卦驗云遂皇始出握機矩是法北斗七星而立七政禮緯斗威儀之篇七政則君臣父子夫婦及政等既稱夫婦是始自遂皇也謹周云太昊制嫁娶儷皮為禮是儷皮起於太昊也其媒官之義具於月令疏孟子云辨不告而娶是娶告父母亦起於五帝也其五帝以前為昏不限同姓異姓三王以來文家異姓為昏齊家同姓為昏其昏之年幾案異義大戴說男三十女二十有昏娶合為五十應大衍之數自天子達於庶人同一也故春秋左氏說國

君十五而生子禮也二十而嫁三十而娶庶人禮也禮夫爲婦之長殤長殤十九至十六知夫年十四十五見士昏禮也許君謹案舜三十不娶謂之鰥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尚有兄伯邑考知人君早昏娶不可以年三十非重昏嗣也若鄭意依正禮士及大夫皆三十而後娶及禮云夫爲婦長殤者關異代也或有早娶者非正法矣天子諸侯昏禮則早矣如左氏所釋毛詩所用家語之說以男二十而冠女十五而笄自此以後可以嫁娶至男三十女二十是正昏姻之時與家語異也

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故君子重之是以昏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入揖讓而升聽命於廟所以敬慎重正

昏禮也

聽命謂主人聽使者所傳壻家之命昏者一本

作昏禮者婚禮用昏故經典多止作昏字合如字徐音閤好呼報反采七在反采擇也期徐音情又如字筵音延使色吏反傳直專反

疏

昏禮至禮也○正義曰此

一節總明昏禮之義而拜迎於門外揖讓而升自從始至終也。○納采者謂采擇之禮故昏禮云下達納采用鴈也必用鴈者白虎通云鴈取其隨時而南北不失節也又是隨陽之鳥妻從夫之義也問名者問其女之所生母之姓名故昏禮云謂誰氏言女之母何姓氏也此二禮一使而兼行之。○納吉者謂男家既卜得吉與女氏也。○納徵者納聘財也徵成也先納聘財而后昏成春秋則謂之納幣其庶人則緇帛五兩卿大夫則玄纁玄三纁二加以僮皮及諸侯加以大璋天子加以穀圭皆具於周禮經注也請期者謂男家使人請女家以昏時之期由男家告於女家何必請者男家不敢自專執謙敬之辭故云請也女氏終聽男家之命乃告之納吉納徵請期每一事則使者一人行惟納徵無鴈以有幣故其餘皆用鴈。○主人筵几於廟者謂行此等之禮主人謂女父母設筵几於禰廟此等皆據士昏禮而知之也。○聽命於廟者謂女之父母聽受婿之使者之命於廟堂之上兩楹之間也。

父親醮子而命之迎

男先於女也子承命以迎主人筵几於廟而

拜迎于門外婿執鴈入揖讓升堂再拜奠鴈

蓋親受之於父母也降出御婦車而壻授綬御輪三周先俟于門外婦至壻揖婦以入其牢而食合鬯而醕所以合體同尊卑以親之

也

酌而無酬酢曰醕醕之禮如冠醕與其異者於寢耳壻御婦車輪三周御者代之壻自乘其車先道之歸也共

牢而食合鬯而醕成婦之義。醕子妙反迎魚敬反下以迎同先悉薦反子序命本或作子承父命誤壻或又作賀悉計反女之夫也依字從士從齊俗從知下作耳莫大見反緩音離合徐音闊又如字鬯徐音謹破瓢爲卮也說文作菴云蠶也字林几敏反以此鬯爲警身有所承說文云讀若赤舄凡醕徐音肩又仕覲反醕音昨如冠古亂反下又始於冠同與音餘道音導疏之醕子明迎婦之節。父親醕子而命之抑者謂壻父身親以酒醕子而命之親迎也。男先於女也者釋命親迎之意所以必命迎者欲使男往迎之女則從男迎來也是男子先迎女從後至是男先於女也若男子不迎女自來至是女自先來不得爲男先於女也。主人筵几於廟而

拜迎于門外者。玉人女之父以婿來親迎，故拜迎於門外。以
敵禮待之。壻執鴈入揖，讓升堂，再拜奠鴈。者主人就東階
初入門，將曲揖當階北面，揖當碑，揖至階三讓，主人升自阼
階，揖壻升自西階，北面奠鴈，再拜。蓋親受之於父母也。於時
女房由南面，母在房戶外之西南面，壻既拜訖，旋降出，女出
房南面，立於母左，父西面，誠之女乃西行，母南面，誠之是壻
親受之於父母，但親受之非是分明，手有親受，示有親受之
義，故云蓋以疑之。降出御婦車者，謂壻降西階而出，親御
婦車也。而壻授綏者，謂婦升車之時，而壻授之以綏。御
輪三周者，謂壻御婦車之輪三匝，然後御者代壻御之。婦
至壻，揖婦以入者，謂婦至壻之寢門，壻揖以婦入，則稍西，避
之，故魏詩云宛然左辟，謂此時也。共牢而食者，在夫之寢
壻東面，婦西面，共一牲牢，而同食，不異牲。合盞而酌者，酌
演也。謂食畢飲酒，演安其氣，盞謂字，孰以一瓠分爲兩瓢，謂
之盞。壻之與婦各執一片以酌，故云合盞而酌。所以合體
同尊卑以親之者也。同尊卑謂共牢也，所以合體同尊卑者
欲使壻之親婦，婦亦親壻，所以體同爲一，不使尊卑有殊也。
○注酌而至，歸也。○正義曰：以鄉飲酒禮，燕禮之屬，皆爲賓
主相酬酢，故不稱其醴，則但受爵者飲而盡之，又不反相酬
酢，直醴盡而已，故稱醴也。然醴亦無酬酢，不云醴者，以醴尚

質不爲飲也故不稱醮但禮敬之而已云醮之禮如冠醮與其異者於寢耳者以父之醮子令其親迎與醮子氣而成人其事相似故云如冠醮與但冠禮醮子在廟此醮子在寢故云其異者在寢耳敬慎重正而后

親之禮之大體而所以成男女之別而立夫

婦之義也男女有別而后夫婦有義夫婦有

義而后父子有親父子有親而后君臣有正

故曰昏禮者禮之本也言子愛氣性純則孝孝則忠也○別彼列反下同疏

敬慎至本也○正義曰前經明共牢合鬯使之相親此經論謹慎重正禮之根本各隨文解之○敬慎重正者言行昏禮之時必須恭敬謹慎尊重正禮而後男女相親若不敬慎重正則夫婦久必離異不相親也○昏禮者禮之本也者夫婦昏姻之禮是諸禮之本所以昏禮爲禮本者昏姻得所則受氣純和生子必孝事君必忠孝則父子親忠則朝廷正故孝經云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是昏禮爲諸禮之本也夫禮始於冠本於昏重

於喪祭尊於朝聘和於射鄉此禮之大體也

始猶根也本猶幹也鄉鄉飲酒朝聘直送反下匹正反

疏夫禮至體也○正義曰此經因昏禮為諸禮之本遂

廣明禮之始終始則在於冠昏終則重於喪祭其間有朝聘鄉射是禮之大體之事也

夙興婦沐

浴以俟見質明贊見婦於舅姑執笄棗栗段

脩以見贊醴婦祭脯醢祭醴成婦禮也成其

為婦之禮也贊醴婦當作禮聲之誤也○沐音木浴音欲見賢遍反下及注同笄音煩一音皮彥反器名以鞏若竹為之

其形如笄衣之以青著以盛棗栗服脩之屬棗音早爾雅云棘實謂之棗俗作棗誤段脩丁亂反本又作服或作鍛同脩

脯也加薑桂曰股脩何休云婦執服脩者取其斷斷白脩飾也贊醴依注作禮醢音海

舅姑入室

婦以特豚饋明婦順也以饋明婦順者供養之禮主於孝順○婦以特豚饋其位

反一本無婦字供俱用反養羊尚反

厥明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

記疏卷六十一

奠酬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以著代

也言既獻之而授之以室事也降者各還其燕寢婦見及饋饗於適寢昏禮不言厥明其言之者容大夫以上禮

多或異日○適丁夙興至代也○正義曰此論昏禮明

歷反上時掌反日婦見舅姑舅姑醴婦又舅姑入室

婦饋特豚又明日舅姑饗婦之節此即士昏禮也故有特豚

饋於舅姑若大夫以上非惟特豚而已雖以士為主亦兼明

大夫政有厥明舅姑共饗婦若士婦見舅姑之日即舅姑饗

故士昏禮舅姑醴婦醴婦既訖則饗之不待厥明也○婦

筭棗栗段脩以見者案士昏禮舅坐於阼階西面姑坐于

外南面婦執筭棗栗進東面且奠于舅席訖婦又執厥脩

進北面拜奠于姑席見也○贊醴婦祭脯醴祭醴者案

祭其拜受贊者西階上北面拜送又拜薦脯醴婦升席左執

蕡以見舅姑及醴之者成其為婦之禮也○舅姑入室

飲餘也豚饋者案士昏禮舅姑入室婦饋特豚合升側

左肱載之姑俎異尊卑並南上者舅姑共席于與

左肱載之姑俎異尊卑並南上者舅姑共席于與

左肱載之姑俎異尊卑並南上者舅姑共席于與

左肱載之姑俎異尊卑並南上者舅姑共席于與

左肱載之姑俎異尊卑並南上者舅姑共席于與

左肱載之姑俎異尊卑並南上者舅姑共席于與

左肱載之姑俎異尊卑並南上者舅姑共席于與

左肱載之姑俎異尊卑並南上者舅姑共席于與

左肱載之姑俎異尊卑並南上者舅姑共席于與

左肱載之姑俎異尊卑並南上者舅姑共席于與

其饋各以南爲上是特豚饋也。○明婦順也者言所以特豚饋者顯明其爲婦之孝順也。○厥明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奠酬者案士昏禮云既言舅姑薦俎醢以鄉飲酒之禮約之席在室外戶之西舅酌酒於阼階獻婦婦西階上拜受即席祭薦祭酒畢於西階上北面卒爵婦酢舅舅於阼階上受酢飲畢乃酬婦先酌自飲畢更酌酒以酬姑姑受爵奠於薦左不舉爵正禮畢也。○以著代也者言所以舅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是舅姑所升之處今婦由阼階而降是著明代舅姑之事也。○注降者至異日。○正義曰各逐其燕寢者舅姑逐舅姑之燕寢婦還婦之燕寢也云婦見及饋饗於燕寢者請舅姑之適寢云昏禮不言厥明此言之者容大

夫以上禮多或異日以此云厥明與士昏禮異也

禮明婦順又申之以著代所以重責婦順焉

也婦順者順於舅姑和於室人而后當於夫

以成絲麻布帛之事以審守委積蓋藏

室人謂女

婦女叔諸婦也當猶稱也後言稱夫者不順舅姑不和室人雖有善者猶不爲稱夫也○當丁浪反一音于郎反下注同

下注和當亦同委於僞反積子賜
反藏才浪反猶稱尺證反下同
是故婦順備而后

內和理內和理而后家可長久也故聖王重

之

順備者行和當事成

〔疏〕

成婦至重之○正義曰此經明

審也○行下孟反
順既成則室家長久故聖王所重也○成婦禮者則上經婦
祭脯醢祭醴之等是成婦禮也○明婦順者則上經舅姑入
室以特豚饋是明婦順也○又中之以著代者則上經婦降
自阼階以著代是也申重也既明婦禮順又重加之以著代
之義也○所以重責婦順焉也者言成婦禮明婦順則重著
代所以厚重責婦人之孝順焉分之則婦禮婦順著代三者
別文皆總歸於婦順故自此以下唯申明婦順也○以審守
委積蓋藏者言既當夫氏又成婦事以此詳審保守家之所
有委積掩蓋藏之物也○注室人謂女媵女叔諸婦也○
正義曰經既言順於舅姑乃和於室人是在室之人非男子
也女媵謂增之姊也女叔謂媵之妹諸婦謂姊妹之屬○注
云順備者行和當事成審也○正義曰行是順於舅姑和謂
和於室人當謂當於夫則前經所說是也云事成審者謂是
前經以成絲麻布帛之事以審守委積蓋藏是事成審也

是

以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

祖廟既毀教于宗室教以婦德言婦容婦

功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婦

順也。謂與天子諸侯同姓者也。嫁女者必就尊君教成之

教成之者女師也。祖廟女所出之祖也。公君也。宗室

麻也。祭之祭其所出之祖也。魚蘋藻皆水物陰類也。魚爲俎

實蘋藻爲羹菜祭無牲牢告事耳。非正祭也。其齊盛用黍云

君使有司告之宗子之家。若其祖廟已毀則爲增而告焉。

先悉薦反芼莫報反蘋音頻藻音早毛詩于以采蘋于以采

藻詩箋云蘋之言實藻之言早媿舒免反媿音晚詩箋云媿
媿貞順貌又音挽流是以前經成婦順之事所以能成婦德者
齊音咨增徒丹反前經成婦順之事所以能成婦德者
以未嫁之前先教以四德故此經明嫁所教之事。祖廟未
毀教于公宮者此謂與君爲骨肉親廟有四高祖之廟未毀
除此欲嫁之女教于公宮也。祖廟既毀教于宗室者謂與君
四從以外同高祖之父以上其廟既遷是祖廟既毀此女則

教於大宗子之室。○教成祭之者謂三月教之其教已成祭女所出祖廟告以教成也。○所以成婦順也者以爲未嫁之前先教四德又祭而告但成其爲婦之順欲使妹而爲婦舉遵此教而成和順。○注謂與至告焉。○正義云此云教於公官故知是天子諸侯同姓也。天子當言王宮。○注云公官兼天子者此云公官謂公之宮也。若天子公官。○注云公官非謂諸侯公官也。此昏義雖記士昏禮之事自此以下廣明天子以下教女及夫婦之義故此經教女舉貴者言云嫁女者必就尊者教成之者按內則女子十年不出使姆教成之明已前恆教但嫁前三月特就公官之教欲尊之也。云教之者女師也者即詩周南云言告師氏則昏禮注云姆婦人五十無子出者也。云祖廟女所出之祖也者謂女父與君所分出之祖或與君共高祖而分出以下皆然與諸侯共高祖廟未殺所出之女皆自公官教之天子雖七廟禋廟上自高祖以下也。云公君也者鄭恐唯謂諸侯之公故解云爲君天子諸侯皆稱君云宗室宗子之家也者鄭注不云大宗小宗則大宗小宗之家悉得教之與大宗近者於大宗教之與大宗遠者於小宗教之此記謂君之同姓若君之異姓異姓始祖在者其後亦有大宗小宗其族人嫁女各於其家也。云祭之祭其所出之祖也者此女出於君之高祖則祭高祖廟出於

君之曾祖則祭曾祖以下皆然女親行祭詩云誰其尸之有齊季女是也云祭無牲牢告事耳非正祭也者以祭君之廟應用牲牢今其俎唯魚故云告事耳非正祭也云其齊盛用黍者以其告祭不用正牲則無稻粱既以蘋藻爲羹則當有齊盛此士祭特牲黍稷故知此亦用黍也云君便有司告之者約雜記彙廟使有司行之故知此合成之祭亦使有司也若有知大夫以下則女主之宗子掌其禮也云若其祖廟已毀則爲壇而告焉者此謂與宗子或同曾祖假令宗子爲士只有父祖廟曾祖高祖無廟則爲壇於宗子之家而告焉若與宗子同曾祖則爲壇告曾祖焉若與宗子同高祖則爲壇告高祖焉此注或有作壇者誤也所以知者以祭法篇適士二廟一壇則曾祖爲壇也大夫三廟二壇則高祖及高祖之父爲壇或可宗子爲中士下士但有二廟無壇則爲壇而告之也

○古者天子后立六

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

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內和而

家理天子立六宮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

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

男教故外和而國治故曰天子聽男教后聽

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

聽內職教順成俗外內和順國家理治此之

謂盛德天子六寢而六宮在後六宮在前所以承而施外

下百二十人似夏時也合而言之取其相應有象六數也內

治婦學之法也陰德謂主陰事陰令也。嬪嬙人反治直吏

反下及注除后治陰德皆疏古者至盛德。正義曰此一

同應如字音應對之應經因上。夫婦昏禮之事故此

明天子與后各立其官掌內外之事法陰陽所為但后之所

立六宮周之法也天子所為立六宮夏之制也欲見其數相

當故以夏周相對為內外也。注天子至令也。正義曰按

宮人云掌王之六寢之修注路寢一小寢五是天子六寢也

云六宮在後者后之六宮在王之六寢之後亦大寢一小寢

五其九嬪以下亦分居之其三夫人雖不分居六宮亦分主

六宮之事或二宮則一人也或猶如三公分主六卿之類也
云六官在前者六卿之官在王六寢之前其三孤亦分主六
官之職摠謂之九卿故考工記云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是也
云三公以下百二十人者周三百此百二十人延於百數故
云似夏時以無正文故稱似也云內治婦學之法也者案九
嬪職云掌婦學之法故知內治是婦學也云陰德謂主陰事
陰令也者案內宰掌王之陰事陰令注云陰事
謂羣妃御見之事陰令爲王所未爲於北宮也是故男教
不脩陽事不得適見於天日爲之食婦順不
脩陰事不得適見於天月爲之食是故日食
則天子素服而脩六官之職蕩天下之陽事
月食則后素服而脩六宮之職蕩天下之陰
事故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
須而后成者也

適之言責也食者見道有虧傷也蕩蕩
滌去穢惡也。適直革反下注同見賢

遍反下及注同曰爲于僞反下文皆同蕩徒浪反滌直歷反又杜亦反去起呂反穢紆廢反

天子脩男

教父道也后脩女順母道也故曰天子之與

后猶父之與母也故爲天王服斬衰服父之

義也爲后服資衰服母之義也

父母者施教令於婦子者也故其服

同資當爲齊聲之誤也○衰七雷反下同資依注作齊音咨注又作齋者同

疏

是故至義也○正義曰此以下

說男女之教若其不得日月爲之適食又明天子與后是父之與母之義○是故曰食則天子素服而脩六官之職蕩天

下之陽事者謂救日之時著素服蕩除天下之陽事有穢惡者索左傳昭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庚午之日

始有謫謫謂日之將食之氣氣見於上所以責人君也故詩云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又云此日而食下

何不臧是君之不善而日食凡日食若壬午朔日有食之左傳云公問於梓慎禍福何爲對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爲

災也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他月則爲災陽不克也故常爲水也然詩之十月則夏之八月秋分日食而爲

災者以辛卯之日卯往侵辛未反克金故爲災昭七年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而大咎衛君上卿四月夏之二月爲災者以其甲辰之日甲爲木辰爲土卯當克土今日食土反克木故爲災也昭二十一年秋七月壬午朔而日食壬爲水午爲火水應克火而日食火反克水不爲災者以秋七月夏之日食之異以戒懼人君其言若信若不信不可定以爲驗也

鄉飲酒義第四十五

陸曰鄭云鄉飲酒義者以其

賢養老之義也

別錄屬吉禮

疏

正義曰案鄭曰錄云名曰鄉飲酒義者以其記鄉大夫飲實于庠序之禮尊賢

養老之義此於別錄屬吉事儀禮有其事此記釋其義也但此篇前後凡有四事一則三年賓賢能二則鄉大夫飲國中賢者三則州長習射飲酒也四則黨正蜡祭飲酒摠而言之皆謂之鄉飲酒知此篇合有四事者以鄭注鄉人鄉大夫又云士州長黨正鄭又云飲國中賢者亦用此禮也鄭必知此篇鄉大夫賓賢能及飲國中賢者并州長黨正者以此經云鄉人即鄉大夫士則州長黨正又云君子謂鄉大夫飲國中賢者下又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亦是黨正飲酒之事下

又云合諸鄉射是亦州長習射之禮鄭以此參之故知此篇兼有四事鄉則三年一飲州則一年再飲黨則一年一飲也所以然者天子六鄉諸侯三鄉卿二鄉大夫一鄉各有鄉大夫而鄉有鄉學取致仕在鄉之中大夫爲父師致仕之士爲少師在於學中名爲鄉先生教於鄉中之人謂鄉學每年人學三年業成必升於君若天子鄉則升學士於天子若諸侯之鄉則升學士於諸侯凡升之必用正月也將用升之先爲飲酒之禮鄉大夫與鄉先生謀事學生最賢使爲賓次者爲介又次者爲衆賓此鄉大夫爲主人與之飲酒而後升之故周禮鄉大夫職云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有德行者能者有道藝者故鄭云古者年七十而致仕老於鄉里大夫名曰父師士者少師而教學焉恒知鄉人之賢者是以大夫就而謀之賢者以爲賓其次以爲介又其次爲衆賓而與之飲酒是亦將獻之以禮禮賓之也若州一年再飲者是春秋習射因而飲之以州長爲主人也若黨一年一飲者是歲十二月國於大蜡祭而黨中於學飲酒子貢觀蜡是也亦黨正爲主人也此鄉飲酒之義說儀禮鄉飲酒也但儀禮所據是諸侯之鄉大夫三年賓賢能之禮故鄭儀禮鄉飲酒目錄云諸侯之鄉大夫三年將獻賢者於君以禮賓與之

飲酒是也鄭必知諸侯鄉大夫者以鄉飲酒禮云磬階間猶
爾注云大夫而特縣方賓鄉人之賢者從士禮也若天子之
大夫特縣則鐘磬並有今唯云磬故知諸侯之鄉大夫也若
諸侯之州長則士也故儀禮鄉射是諸侯州長經稱鹿中記
云士則鹿中明非諸侯之鄉大夫爲之也

鄉飲酒之義主人拜迎賓于庠門之外入三

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

庠鄉

學也州黨曰序○庠音詳學記云古之盥洗揚觶所以

致絜也

揚舉也今禮皆作薦○盥音管觶之鼓反說文云鄉飲酒角也字林音支絜音結下同一本作致絜

也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所以致敬也

拜至

謂始升時尊讓絜敬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

拜拜賓至

君子尊讓則不爭絜敬則不慢不慢不爭則

遠於鬪辨矣不鬪辨則無暴亂之禍矣斯君

子所以免於人禍也故聖人制之以道

道謂此禮

爭鬪之爭下同遠于萬反

辨如字徐甫免反下同

疏

鄉飲至以道正義曰此一節發明鄉飲酒之禮拜迎至

拜洗相尊敬之事故聖人制之以道也○鄉飲酒之義主人

拜迎賓于序門之外者謂鄉大夫故迎賓于序門外若州

長黨正則於序門外也○盥洗揚觶者謂主人將獻賓以水

盥手而洗爵揚觶謂既獻之後舉觶酬賓之時亦盥洗也必

盥洗者所以致其恭敬之意也○拜至者謂賓與主人升堂

之後主人於阼階之上北面再拜是拜至也○拜洗者謂主

人拜至訖洗爵而升賓於西階上北面再拜拜主人洗也○

拜受者賓於西階上拜受爵也○拜送者主人於阼階上拜

送爵也○拜既看既盡也賓飲酒既盡而拜也○所以致敬

也者言賓主相拜致其恭敬之心○尊讓絜敬也者言入門

而三揖三讓是尊讓盥洗揚觶是絜也拜至拜洗之等是致

敬也故摠結之云尊讓絜敬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注

序鄉學也州黨曰序○正義曰案州長職云春秋射于州序

黨正云編民飲酒于序是州黨曰序有室謂之序無室謂之

序

序鄉學爲序州黨爲序序記云黨有庠者謂鄉人在州黨但於鄉之庠學不別立也則州黨曰序必是無室今案鄉射云豫則約楹內堂則由楹外故鄭注云庠之制有堂有室也豫讀如成周宣謝災之謝凡屋無室曰謝今文豫爲序序乃夏后氏之學亦非也以此言之則州黨爲序其義非也今云州黨曰序者但州黨之序雖並皆無室今鄉射則約楹內是內之深無室事類正得讀豫爲謝是無室故也不得讀豫爲序以序非無室之名故云非也以有楹內楹外之云故鄭特云序非也謂正鄉射文非非是餘處序字皆非也餘處之序並皆無室也但有虞氏之庠周以爲鄉學夏后氏之序周以爲州黨之學明夏時之序則有室也周時州黨之序則無室也序名雖同其制則別故鄉射注云序乃夏后氏之學非謂州黨之學也以鄉射爲豫已非今文爲序又非故云亦非鄉學雖爲序云亦有東西牆謂之序故鄉飲酒或云序東西州學雖爲序據其序內亦有堂稱故鄉射或云堂東堂西也

鄉人士君子尊於房中

之間賓主共之也尊有玄酒貴其質也

鄉人鄉大

夫也士州長黨正也君子謂鄉大夫士也鄉大夫士飲國中賢者亦用此禮也共尊者人臣卑不敢專大憲○鄉人士馬子

周禮天子六鄉鄭司農云百里內爲六鄉外爲六遂司徒職云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州長每州中大夫一人黨正每黨下大夫一人族師每族上士一人閭胥每閭中士一人比長五家下士一人諸侯則三鄉長丁文反篇內皆同謂卿去京反注同飲於鳩反

人共之也

羞燕私可以自專也

洗當東榮主人之

所以自絜而以身賓也

絜猶清也。榮如字屋翼也。劉音營清如字臯才性反

疏

人至賓也。正義曰此一節明設尊及玄酒貴其質素又羞出東房及東榮設洗主人事賓之義也鄉人謂

鄉大夫也士謂州長黨正也君子者謂卿大夫也。尊於房戶之間賓主共之也者以卿大夫等雖有東房故設酒尊於東房之西室戶之東在賓主之間示賓主之共有此酒也。酒雖主人之設賓亦以酢主人故云賓主共之也。尊有玄酒貴其質也者北面設尊玄酒在左謂在酒尊之西也所以設玄酒在西者地也尊右貴其質素故也。羞出自東房主人共之也者謂供於賓也。洗當東榮榮屋翼也設洗於庭當屋翼也必在東者示主人所以自絜以身賓從冠義以來皆

記者疊出儀禮經文每於一事之下釋明儀禮經義每
義皆舉經文於上陳其義於下以釋之也他皆倣此也 **賓**

主象天地也介僎象陰陽也三賓象三光也讓

之三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四面之坐象

四時也陰陽助天地養成萬物之氣也三賓象天三光者
繫於天也古文禮僎皆作遵○介音戒下倣此輔

賓者僎音遵輔主人者魄普百反說文作霸云月始生魄然也坐才臥反又如字天地嚴凝之

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此天地之尊嚴氣

也此天地之義氣也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

北而盛於東南此天地之盛德氣也此天地

之仁氣也疑猶成也。疑魚矜反主人者尊賓故坐賓於西

北而坐介於西南以輔賓賓者接人以義者

也故坐於何

賓者接人以義言賓故以成主人之惠

主人者接人以仁

以德厚者也故坐於東南而坐僕於東北以

輔主人也

以僕輔主人以其仕在官也

仁義接賓主有事俎豆

有數曰聖聖立而將之以敬曰禮禮以體長

幼曰德

聖通也所以通賓之意也將猶奉也

德也者得於身也故

曰古之學術道者將以得身也是故聖人務

焉

術猶藝也得身者謂成己令名免於刑罰也言學術道則此說賓賢能之禮

疏

主至務焉○正義

曰此一節明賓主介僕坐謂位之義也賓主象天地也介僕象陰陽也者天地則陰陽著成爲天地故賓在西北天地疑之氣著主在東南天地溫厚之氣著介在西南象陰之微氣僕在東北象陽之微氣○三賓象三光者謂衆賓也○四面之坐象四時也者主人東南象夏始賓西北象冬始僕東北象春始介西南象秋始其四時不離天地陰陽之內而

坐即是賓主介僎之所象也。曰聖者聖通也。謂上諸事並是通賓主之意也。聖立而將之以敬曰禮者。謂通賓主之事。其道已立能將行之以恭敬乃謂之禮也。禮以體長幼曰德。德者得也。既能有禮以體成長幼於事得宜故曰德也。德也者得於身也。重釋稱德之義是得善行於其身謂身之。所行者得於理也。古之學術道者將以得身也。術者藝也。言古之人學此才藝之道也。將以得身也。謂使身得成也。此謂賓賢之人有術道。今以賓敬接待之事其尊敬學習術道身得成就而有令名。是故聖人務焉者以上賓主德義之事於禮最重故聖人務行焉祭薦祭酒

敬禮也。嘖肺嘗禮也。啐酒成禮也。於席末言

是席之正非專爲飲食也。爲行禮也。此所以

貴禮而賤財也。卒觶致實於西階上言是席

之上非專爲飲食也。此先禮而後財之義也。

先禮而後財則民作敬讓而不爭矣。

非專爲飲食言主於

州敬以禮也致實謂蓋酒也酒爲觴實祭薦祭酒嘒肺於席
中唯啐酒於席末也。祭薦本亦作麇同嘒才細反肺芳廢
反啐七內反專爲子。祭薦至爭矣。正義曰此一節明
僞反下及注專爲同。飲酒之禮祭薦祭酒相尊敬之心
貴禮賤財之義。祭薦者主人獻賓賓即席祭所薦時肺醢
也。祭酒者賓既祭薦又祭酒也。敬禮也者言賓既祭薦
又祭酒是賓敬重主人之禮也。嘒肺者禮也賓既祭酒之
後與取俎上之肺嘒肉之所以嘗主人之禮也。啐酒成禮
也於席末者啐謂飲主人酒而入口成主人之禮於席末謂
席西頭也案。飲酒禮祭薦祭酒嘒肺皆在席之中唯啐酒
在席之末又鄉飲酒禮云祭肺醢奠爵右取肺卻左手右絕
末以祭尚左手嘒之與加子俎坐挽手遂祭酒嘒肺在前祭
酒在後此先云祭酒者嘒是嘗嘒之名祭酒是未飲之稱故
祭酒與祭薦相連表其敬禮之事。言是席之正非專爲飲
食也者若此席專爲飲食應於席中啐酒今乃席末啐酒此
席之設本不爲飲食是主人敬重於賓故設席耳祭薦祭酒
嘒肺在席中者敬主人之物故在席中啐酒入於已故在席
末也。此所以貴禮而賤財也者於席上祭薦祭酒是貴禮
席末啐酒是賤財也。卒解致實於西階上言是席之上非
專爲飲食也者卒解主人酬賓賓卒立以兵解也致實謂致

蓋其所賈之酒於西階上不執席卒解者言此席之上非專
爲飲食也故不於席所而卒解卒纔始入口猶在席末也卒
解則盡爵故遠在西階上前文方論設席之禮故言是席之
正此禮說前席故變文言是席之上上亦正也此先禮而後
財之義也者先禮則賁後財則賤則亦上下互而相通也○
注致實至末也○正義曰以經卒解致實既去卒解論其將
欲卒解之時舉其事者致實論其盡酒之體故更言致實也
云酒爲蕩實者以盞酒稱致實之意酒爲蕩中之實今致盡
此實也云祭薦祭酒實於席中唯
啐酒於席末也者皆鄉飲酒禮文

鄉飲酒之禮六

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
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
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民知尊長養老而
后乃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長養老而后
成教成教而後國可安也君子之所謂孝者

非家至而日見之也合諸鄉射教之鄉飲酒

之禮而孝弟之行立矣

此說鄉飲酒謂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

酒于序以正齒位之禮也其鄉射則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之禮也謂之鄉者州黨鄉之屬也或則鄉之所居

州黨鄉大夫親爲主人焉如今郡國下令長於鄉射飲酒從

太守相臨之禮也○弟音梯下同行下孟反索色百反屬音

燭大守音秦下手又反相悉亮反漢制郡

有太守國有相或息羊反則以連下句

明黨正飲酒正齒位之事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者拔鄉飲

酒禮賓賢能則用處士爲賓其次爲介其次爲衆賓皆以年

少者爲之此正齒位之禮其賓介等皆用年老者爲之其餘

爲衆賓賓內年六十以上於堂上於賓席之西南而坐若不

盡則於介席之北東面北上其五十者則立於西階下東面

北上示有陪侍之義非即在六十者傍同南面立也○以聽

政役者所以立於階下示其聽受六十以上政事役使也所

以明長也者言欲明算敬六十之長老故立而聽政役○

六十者三豆至九十者六豆者以其每十年加一豆非正禮

故不得爲饌豆偶也其五十者亦有豆也但二豆而已則鄉

射之禮而孝弟之行立矣

飲酒禮衆賓立於堂下者皆二豆其賔介之豆無正文當依
衆賔之年而加之也○所以明養老也豆是供養之物故云
明養老立侍是陪侍之儀故去明尊長也○而后乃能入孝
弟者人若知尊長養老則能入孝弟之行也民入孝弟謂入
門而能行孝弟○出尊長養老者謂出門而能尊長養老也
○合諸鄉射教之鄉飲酒之禮而孝弟之行立矣者諸於也
謂春秋二時聚合其民於州長鄉射之禮以教之鄉飲酒之
禮謂十月黨正飲酒是教之鄉飲酒之禮既州長教射黨正
教飲酒則民知尊長養老故孝弟之行以此而成也○注
此說至禮也○正義曰鄉知此經所說至黨正正齒位者以
儀禮鄉飲酒之篇無正齒位之禮今此云六十者坐五十者
立侍故知是黨正正齒位之禮此謂初飲酒之時正齒位及
其禮末皆以醉爲度雜記云一國之人皆若狂是也六其鄉
射則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之禮也者此州長
職文引之者證經中之鄉射也云謂之鄉者州黨屬鄉故云鄉
者既是州長黨正射飲而並謂之鄉者以州黨屬鄉故云鄉
之屬也云或則鄉之所居州黨者鄭更云別解此州黨謂之
鄉鄉之所居此州黨行飲酒射之禮鄉大夫則代此州長黨
正爲主人故得稱鄉射鄉飲酒也若鄉之州黨鄉所不居則
鄉大夫不得爲主人亦不得稱鄉射鄉飲酒但謂之州射黨

正飲酒可也。云如今郡國下令長於鄉射飲酒者謂郡治之下及王侯有國治之下滿萬戶以上之令不滿萬戶之長於邑縣或射或飲酒則從郡之大守及王國之相來自行禮相監臨之儀不用令長禮也。令長射而飲酒似州長黨正也大守與相來監臨似鄉大夫。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

道之易易也。

鄉鄉飲酒也。易易謂教化之本尊賢尚齒而已。易易皆以設反注及下易易司

疏

孔子至易也。正義曰謂孔子先觀鄉飲酒之禮而稱

於鄉者鄉謂鄉飲酒言我觀看鄉飲酒之禮有尊賢尚齒之法則知王者教化之道其事甚易以尊賢尚齒爲教化之本故也不育云易而云易易者取其簡易之義故重言易易猶若尚書王道蕩蕩王道平平皆重言取其語順故也。

主
人親速賓及介而衆賓自從之至于門外主

人拜賓及介而衆賓自入貴賤之義別矣。謂速

即家召之別猶明也。○正義曰此一經別彼列反注及下注同。疏
主人至別矣。○正義曰此一經明鄉飲酒之禮主人待賓之異

明貴賤之別也。衆賓自從之者，主人親自速賓，并往遠介而衆賓不須往，遠自從賓介而來也。而衆賓自入者，謂賓介至門，主人拜賓及介，而衆賓不須拜。自入門是賓介貴於衆，賓貴賤之義別矣。

三揖至于階

三讓以賓升拜，至獻酬辭讓之節，繁及介省矣。至于衆賓升受坐祭立飲不酢而降，隆殺

之義別矣。

祭猶盛也。小減曰省。辨猶別也。尊者禮隆卑者禮殺。尊卑別也。省所領反。徐疏幸反。注

同酢音昨殺色戒反。汪及下同。

疏

三揖至辨也。正義曰：此明主人於賓介禮隆殺分別也。拜至獻酬辭讓之

節，繁者主人於賓三揖三讓，拜其來至，又酌酒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又酌而自飲，以酬賓，是辭讓之節，其數繁多也。及介省矣者，案鄉飲酒介酢主人，則止，主人不酢介也。是及介省矣。至于衆賓升受坐祭立飲不酢而降者，案鄉飲酒之禮，主人獻衆賓于西階上，受爵坐祭立飲不酢，主人而降西階東面也。隆殺之義辨矣者，於賓禮隆衆賓禮殺是隆殺之義別也。

工入升歌二一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

獻之間歌三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遂出一

人揚解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

工謂樂正也樂正既告備而降言遂出者自此至去不復升也流猶失禮也立可正以正禮則禮不失可知一人或爲二人。笙音生間問廁之間

疏

工人至流也。正義曰此一節論鄉飲酒設樂樂賓罷則

合如字徐音閣復扶又反。以禮正之不至流邪之事也。工人升歌三終者謂升堂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每一篇而一終也。主人獻之笙入三終者謂吹笙之人入於堂下奏南陔自華華黍每一篇一終也。主人獻之者謂獻笙入也。間歌三終者間代也謂笙歌已竟而堂上與堂下更代而作也堂上人先歌魚麗則堂下笙由庚此爲一終又堂上歌南有嘉魚則堂下笙崇丘此爲二終也又堂上歌南山有臺則堂下笙由儀此爲三終也此皆鄉飲酒之文故鄭注鄉飲酒云間代也謂一歌則一吹也魚麗言大平年豐物多也此采其物多酒旨所以饗賓也。南有嘉魚言大平君子有酒樂與賢者共之也此采其能以禮下賢者賢者樂蔓而歸之與之燕樂也南山有臺言大平之治以賢者爲本此采其愛友賢者爲邦家之基民之父母

母既欲其身之壽也。又欲其名德之長也。由庚崇王在儀也。亡其義未聞也。合樂三終者謂堂上下歌瑟及笙並作也。若工歌開睚則笙吹鵲巢合之。若工歌葛覃則笙吹采蘋合之。若工歌卷耳則笙吹采蘋合之。所以知然者則鄉飲酒云。乃合樂周南召南開睚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蘋采蘋鄭云。合樂謂歌與衆聲俱作。周南召南國風篇也。于后國君夫人房中之樂歌也。開睚言后妃之德葛覃言后妃之職卷耳言后妃之志鵲巢言國君夫人之德采蘋言國君夫人不失職。采蘋言卿大夫之妻能備其法度也。工告樂備遂出者工謂樂正工先告樂正。樂正告賓以樂備而遂下堂也。言遂出者樂正自此至去不復升堂也。鄉飲酒云王告于樂正樂正告于賓乃降注云樂正降者以尊歌備無事也。降立西階東北面。一人揚解乃上。其司正焉者一人謂主人之吏也。一人舉觶之後乃立。司正樂既備將留賓旅酬爲有懈階故主人使相禮者一人爲司正以監之也。舉解示將行旅酬也。鄉飲酒云作相爲司正又云司正洗解升自西階降階階上北面受命于主人。主人曰請安于賓。司正告于賓。賓禮辭許。注云爲賓欲去留之告賓於西階又云司正既舉解而薦諸其位。注云司正主人之屬也。無獻因其舉解而薦之。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者結之也。流失禮也。工升歌後立。司正以正之。故知

鄉飲酒能和樂不流邪夫禮也

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少

長以齒終於沃洗者焉知其能弟長而無遺

矣

遺猶脫也忘也

○少詩召反沃於木反弟音悌下弟長一而脫徒活反又音奪

疏

賓酬至遺矣。正義

曰此經明旅酬之時主少長皆得酬酒長幼無被遺棄之事。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言旅酬之時賓主人之黨各以少長爲齒以次相旅至於執掌盥洗之人以水沃盥洗爵者皆預酬酒之限此經主人酬介介酬衆賓雖據旅酬之時其少長以齒終於沃洗是無筭爵之節也。但因其旅酬遂連言無筭爵欲見無不周徧弟長而無遺而知終沃洗是其無筭爵案鄉飲酒記主人之贊者西面北上不與無筭爵然後與是也。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者弟少也言少之與長皆被恩澤而無遺棄也故云

降說履升坐脩爵無數飲

酒之節朝不廢朝莫不廢夕賓出主人拜送

節文終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

朝夕朝莫聽事也不

廢之者既朝乃飲先夕則罷其止也終遂猶充備也。○疏

廢朝直遙反注朝夕既朝同莫言暮下同先悉薦反

疏

能節文自終不至於亂也。○正義曰此一經明飲酒之禮雖爵行無數猶

初也以前皆立而行禮未徹祖故未說屨坐者此謂無筭爵之

說屨升堂坐也。○爵無數者謂無筭爵也熊氏云謂行爵

無數矣。○朝不廢朝者朝後乃行飲酒之禮是朝不廢朝也

○莫不廢夕者謂飲酒禮畢乃治私家之事是莫不廢夕也

謂鄉飲酒之禮若黨正飲酒一國若狂無不醉也。○節文終

遂焉也者終謂終竟也遂謂申也言雖至飲畢主人備禮拜

而送賓節制文章終竟申遂不有闕少故鄭云終遂猶充

備也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謂安在於燕樂而不至亂也。貴

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

而不亂此五行者足以正身安國矣彼國安

也。疏

賤至易也。○正義曰此一節摠結上經明上五

種之事又覆說前文孔子所以知王道之易易也

如此五行者足以正身安國矣者五行謂上第一云貴賤之義別第二云隆殺之義辨第三云和樂而不流第四云弟長而無遺第五云安燕而不亂是五種之行也。彼國安而天下安者以鄉飲酒於此將天下諸侯爲彼國故云彼國安而天下安也。鄉飲酒之義立賓以象天立主以象地

設介僎以象日月立三賓以象三光古之制

禮也經之以天地紀之以日月參之以三光

政教之本也

日出於東僎所在也月生於西介所在也三光三大辰也天之政教出於大辰焉。

行下疏

鄉飲至本也。正義曰此託者更覆說鄉飲酒之義有所法象之事前文雖備故此更詳也。立賓

以象天立主以象地者前文天地共言故云賓主象天地此則所言之賓以象天主以象地賓者主之所尊敬故以賓象天主供物以養賓故以主象地也。設介僎以象日月者則前經陰陽也但陰陽據其氣日月言其體僎在東北象日出也介在西南象月出也。注三光三大辰也。正義曰案昭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公羊云大辰者何大火也伐爲大辰

北辰亦爲大辰故爾雅云大辰房心尾也大火謂之大辰北極謂之北辰是三大辰也何休云大火與伐天珮以示民時早晚天下取以爲正故謂之大辰辰時也是天之政教出於大辰

氣之發於東方也

祖道法也狗所以養寅陽氣土養萬物○亭音萌反

洗之

在阼其水在洗東祖天地之左海也

海水之委也阼才

路反委於僞反

尊有立酒教民不忘本也

大古無酒用水而已○大音泰疏

亭狗至木也○正義曰此一節覆明上立主象地以下諸文之意也○亭狗於東方祖陽氣之發於東方也者此覆說前文差出自東方也○洗之在阼其水在洗東祖天地之左海也者此覆說前經洗當東梁因說水在洗東法天地左海也○尊有立酒教民不忘本也者此覆說上文尊有立酒貴其質也

賓必南鄉東方者

春春之爲言蠢也產萬物者聖也南方者夏

夏之爲言假也養之長之假之仁也西方者

秋秋之爲言愁也愁之以時察守義者也北方者冬冬之爲言中也中者藏也是以天子

之立也左聖鄉仁右義借藏也

春猶蠢也蠢動生之貌也聖之

言生也假大也愁讀爲孳孳敏也察猶察察嚴之貌也南鄉鄉仁貴長大萬物也察或爲殺○鄉許亮反下及汴鄉仁南鄉東鄉皆同蠢尺九反蠢動生之貌夏戶嫁反下同假古雅反下同愁依注讀爲孳子留反下同爾雅云孳察也藏如字下同徐才浪反僧音佩殺如字又色戒反介必東鄉介賓主也

獻酬之禮主人

將西賓將而介剛其間也○颯音間剛之間

主人必居東方東方者春

春之爲言蠢也產萬物者也主人者造之產

萬物者也

言禮之所共由主人出也○共音恭

月者三日則成魄三

月則成時是以禮有三讓建國必立三卿三

賓者政教之本禮之大參也。

言禮者陰也大數取法於月也。成魄普伯

反參七

疏

賓必至參也。正義曰此一節更摠明鄉飲酒禮坐位所在并明三揖三讓每事皆三之義。

產萬物者聖也者聖之言生也東方產育萬物故爲聖也。養之長之假之仁也者假大也謂養育萬物長之使大仁也。五行春爲仁夏爲禮今春爲聖夏爲仁者春夏皆生養萬物俱有仁恩之義故此夏亦仁也聖既生物以生物言之則謂之聖故東方爲聖也各以義言之理亦通也。中者藏也者言北方主智亦爲信也若以五行言之則爲信若以萬物歸藏言之則爲藏也。介必東鄉介賓主也者主獻賓將西行就賓賓又南行將就主人介在西階之上以介觀賓賓主之問也。主人者過之產萬物也者釋所以主人居東方之也。東方產育萬物主人共容所須故主人造爲產萬物之家也。月者三日則成魄者謂月盡之後三日乃成魄魄謂明生傍有微光也此謂月明盡之後而生魄非必月三日也若以前月大則月二日生魄前月小則三日乃生魄。三賓者政教之本者凡建國既立三卿助君治國今鄉飲酒立三賓象國之立三卿故云政教之本也。注言禮者陰也大數取法於月也。正義曰樂既爲陽故禮爲陰月是陰精故禮之

數取法
於月也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六十一

虛際區區
同向游回

禮記注疏卷第六十一

江西南昌府學乘

禮記注疏卷六十一 技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六十一

十八

惠棟校宋本禮記正義卷第六

冠義第四十三

凡人之所以爲人者節

言三始旣備乃可求以三行也

毛本作備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同

此本備字調監本同

同鄉老而致仕者

惠棟校宋本岳本嘉靖本考文引古本同調監毛本同誤謂衛氏集說同

阼謂主人之北也知者

闕本同惠棟校宋本同監毛本知字脫

或有舊俗行先代之禮

闕監本同毛本先代二字倒

未冠之前以其名別之

闕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以其作則以

但元端上士則元裳

闕本同惠棟按宋本同監毛本元端誤衣冠

見於鄉大夫謂在朝之鄉大夫也

闕監毛本同劉台拱按二鄉字並改卿御

氏集說作鄉大夫在朝之卿大夫

聘禮不腆先君之祧

闕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禮下有云字衛氏集說同

以左傳魯襄公冠於衛成公之廟

惠棟按宋本作襄此本襄字闕闕監毛本

襄誤成

昏義第四十四

案昏字毛本及衛氏集說與此本同各本並作昏與石經同後故此釋文亦作昏各本義

字同毛本義誤禮○按作昏是也說文云从日氏省

是娶告父母

闕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娶下有妻字

舜三十不娶謂之鰥

闕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舜下有年字衛氏集說同

昏禮者節

惠棟云昏禮節父親醮子節未本合爲節

昏禮者

各本同石經同釋文出昏者云一本作昏禮者

昏禮至禮也

惠棟校未本無此五字

故昏禮云謂誰氏

閔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云謂作去爲案作爲是作夫非衛氏集說亦作

云爲

父親醮子節

合鬯而醕

石經岳本嘉靖本同閔監毛本鬯作鬯衛氏集說同○按依說文當作鬯从豆蒸省聲鬯假借字鬯

齊皆蒼字之誤

敬慎重正節

敬慎至本也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夫禮始於冠節

和於射鄉

閩本石經岳本嘉靖本同考文引宋板古本足利本同監毛本射鄉二字削衛氏集說引石經考文

提要云宋大字本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余仁仲本劉叔剛本並作射鄉

夫禮至體也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夙興節

段脩

石經作段岳本同釋文同此本段誤段嘉靖本閩監毛本段誤段衛氏集說同

夙興至代也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成婦禮節

室人謂女娉女叔諸婦也

閩監本同岳本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毛本娉誤姑衛氏集

說嘉靖本同

成婦至重之

惠棟校本無此五字

女妣謂婿之姊也

閩監本同毛本妣誤姑衛氏集說同

是以古者節

教成之者女師也

嘉靖本閩監毛本同惠棟校本無成字未監本衛氏集說同岳本教成之作

其教之

若天子公邑官家之官爾

閩監毛本同惠棟校本爾作耳衛氏集說同

古者天子節

后聽內職

惠棟校本本職妻治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石經考文提

要云案禮記集說引呂大臨禮記解云凡天子所聽皆外治

后所聽皆內職馬喻孟禮記解云治者職之摠職者治之別

故曰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宋大字本宋本九經南宋巾箱

本余仁仲本至善堂九經本並作職

所以承副施外內之政也

闕本同惠棟按宋本宋監本嘉靖本岳本同衛氏集說同監毛

本副誤副

取其相應有象大數也

闕監毛本作象大此本象大二字闕岳本大作天嘉靖本衛氏集說

同

古者至盛德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此一經因上夫婦昏禮之事

闕監本同毛本因上二字

注路寢一小寢五

惠棟按宋本注下有云字衛氏集說同此本云字脫闕監毛本同

爲王所求爲於北宮也

惠棟按宋本同闕監毛本北誤此衛氏集說亦作北上爲作謂

是故男教不脩節

爲后服資衰

闕監毛本石經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坊本資作齊依注改釋文出資衰云依注作齊○按

依說文當作齋从衣齊聲經傳多假齊爲之資亦假借字古
音次齊聲同部也

是故至義也

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卯往侵辛由反克金

考文引未板同閩監毛本由作木

鄉飲酒義第四十五

二則卿大夫飲國中賢者

此本卿字不誤閩監毛本卿誤鄉衛氏集說同

又云君子謂卿大夫飲國中賢者

此本卿字不誤閩本同監毛本卿誤鄉

學生最賢使爲賓

閩本同考文引未板同監本生字殘闕毛本生作土

此鄉大夫爲主人與之飲酒

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此誤比

鄉飲酒之義節

斯君子之所以免於人禍也

惠棟校宋本有之字石經宋監本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之

字空闕此本之字脫闕監毛本同通典七十三亦有之字

鄉人士君子節

君子謂卿大夫士也

闕監本作卿嘉靖本卿誤鄉有士字此本同毛本同岳本亦作卿無士字

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古本亦無士字段玉裁按云案下文卿大夫士飲國中賢者即承此君子謂卿大夫士而釋之也宋監本無士字非

卿大夫士飲國中賢者

闕監本同岳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同嘉靖本毛本卿誤鄉

段玉裁云鄉飲酒禮疏引此卿大夫士飲國中賢者

不敢專大惠

此本注止此句闕監毛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山井鼎云釋文鄉人士君子至諸侯

則三鄉百入字宋板與注不敢專大惠連接為注古本無但後人依宋板誤補入之案山井鼎所據宋板即惠棟所按宋本惠棟於此處無明言但於釋文周禮下添注一云字似亦從宋本按者此宋本在未附釋音之前何由屢入

釋文疑百入字爲鄭氏注文所本有釋文云鄭云鄉人鄉大夫七州長黨正也君子謂卿大夫士也周禮天子六鄉鄭司農云百里內爲六鄉外爲六遂司徒職云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州長每州中大夫一人黨正每黨下大夫一人族師每族上士一人閭胥每閭中士一人比長五家下士一人諸侯則三鄉自周禮天子六鄉至諸侯則三鄉百三字統承上鄭云之下未見謂卿大夫士也以上爲鄭云周禮天子以下必不爲鄭云也

鄉人至賓也

惠棟校本本無此五字

以卿大夫等唯有東房

闕監毛本卿作鄉衛氏集說同

地道尊右

闕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右作左

賓主象天地也節

賓主至務焉

惠棟校本本無此五字

德也者得於身也

闕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也下有者字

祭薦祭酒節

主人酬賓賓卒立以兵解也

惠棟按宋本兵作立闕本兵字闕監毛本兵作據案

皆誤盧文弨鍾山札記云本當云主人酬賓賓立以卒解也

不就席卒解者言此席之上

闕監本同毛本此作是

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節

鄉飲至立矣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及王國之相來自行禮相監臨之儀

闕監毛本于作士衛氏集說同齊召

南云主國當作王國段玉裁按云下相字衍文

工八升歌節

工八至流也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則鄉飲酒云乃合樂周南召南關雎

闕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無召南二

字衛氏集說同

合樂謂歌與衆聲俱作

闕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歌下有樂字按有樂字與鄉飲酒禮

注合

賓禮辭許注云

闕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無許字。按宋本非也

降說屢節

降說至亂也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猶能節文自終不至於亂也

惠棟按宋本同闕監毛本文自誤立目

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

闕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也下有音字

貴賤明節

貴賤至易也

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如此五行者

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無如字

實必南鄉節

察猶察察嚴之貌也

閩監毛本嚴下有殺字岳本嘉靖本同此本殺字脫衛氏集說殺誤殺釋

文出嚴殺

言禮之所共由主人出也

閩監毛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惠棟校宋本共作在案在

字非也釋文出所共音恭正義亦云主人共容所須

大數取法於月也

惠棟校宋本如此宋監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法上衍象字此

本空闕

賓必至參也

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更摠明鄉飲酒禮坐位

惠棟校宋本無禮字閩監毛本明作言酒下亦衍禮字衛氏集

說亦作明

每事皆三之義

惠棟校宋本作之義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之義二字誤以成禮三字此本空

闕

聖之言生也

閩監本作生此本生誤主毛本誤升

東方產育萬物故爲聖也

惠棟校宋本如此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爲聖上衍爲春

二字也字脫

長之使大仁恩也

惠棟校宋本如此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仁恩也誤亦爲仁此本空闕

於五行春爲仁

閩監毛本有於字惠棟校宋本無此本空闕

春夏皆生養萬物俱有仁恩之義

考文引宋板如此闕
監毛本生養萬物四

字誤是生育長養五字此本空闕

以生物言之則謂之聖

考文引宋板如此闕
監毛本言之則謂四字誤於春如通明五

字此本空闕

藏也者此言北方主智

闕監毛本有此字
惠棟按宋本此字無此本空闕

主人獻賓將西行就賓

惠棟按宋本如此
衛氏集說同闕監毛本賓將西三字誤酬之

禮既四字此本空闕

賓又南行將就主人

闕監毛本如此
衛氏集說同考文引未板無廣字

以介觀隔賓主之間也

惠棟按宋本如此
衛氏集說同闕監毛本隔字誤在於字此

本空闕

釋所以主人居東方之意惠棟按宋本如此衛氏集說同監毛本意上衍義字此本空闕闕本同

主人共客所須闕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共作供衛氏集說同

故主人造爲產萬物之象者也闕監毛本如此衛氏集說象下無者字考文引

宋板象者二字作事字此本空闕

魄謂明生惠棟按宋本如此衛氏集說同闕監毛本明字誤月輪二字此本空闕

若初以前月大闕監毛本如此衛氏集說初上無若字考文引宋板若初二字作所字此本空闕

闕

三賓者政教之本者惠棟按宋本如此闕監毛本政上衍爲字此本空闕

象國之立三卿考文引宋板同闕監毛本象上衍亦字

大數取法於月也

閩監毛本法上衍象字

故禮之數取法於月也

考文引宋板同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數上衍大字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六十一

惠棟按宋本禮記正義卷第六十八終記云凡二十九頁

禮記注疏卷六十一 技勘記